暗无天日的南朝鲜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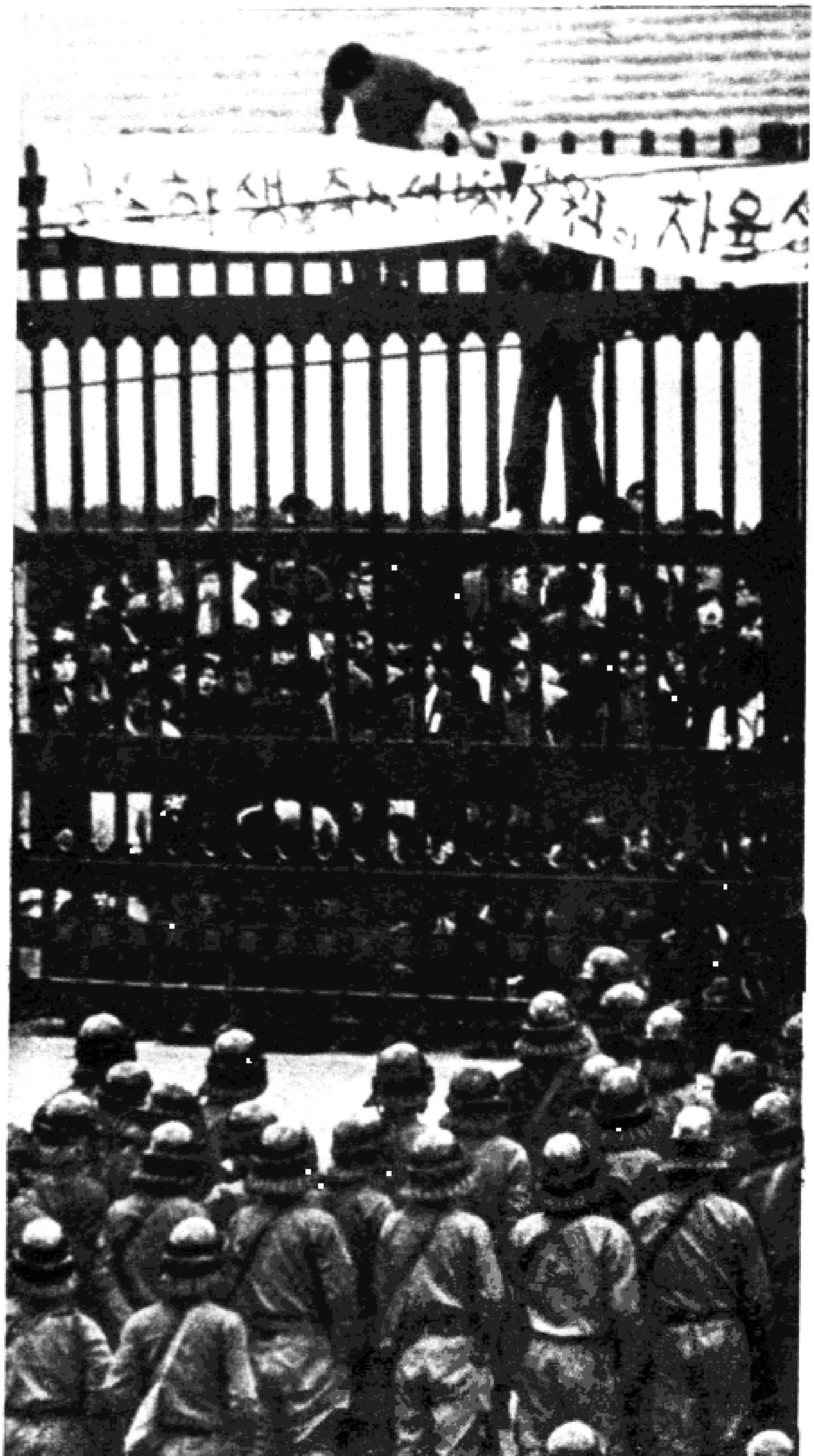
(外国人看到的南朝鲜)

暗无天日的南朝鲜社会

42989



32
34
0.54



南朝鲜青年学生疾呼："维护学校自由！""释放被监禁学生！"他们的喊声震撼整个南朝鲜天地。



怒涛般的示威队伍。任何法西斯狂风也阻挡不了为争取自由和民主而奋起展开斗争的南朝鲜青年学生的有力进军。




三
由!





在野党议员也奋起展开斗争，要求废除“维新宪法”。



南朝鲜的宗教徒奋起投入斗争，反对野蛮地镇压民主人士。





《东亚日报》记者们为争取言论自由一致站起来了。



朴炯圭牧师等南朝鲜民主人士被拉到杀人法庭受审。



“中央情报部”特务们给无辜的学生扣上参与“民青学联事件”的罪名，横加逮捕。



南朝鲜全境到处都是失业者，男女老少为寻找职业彷徨街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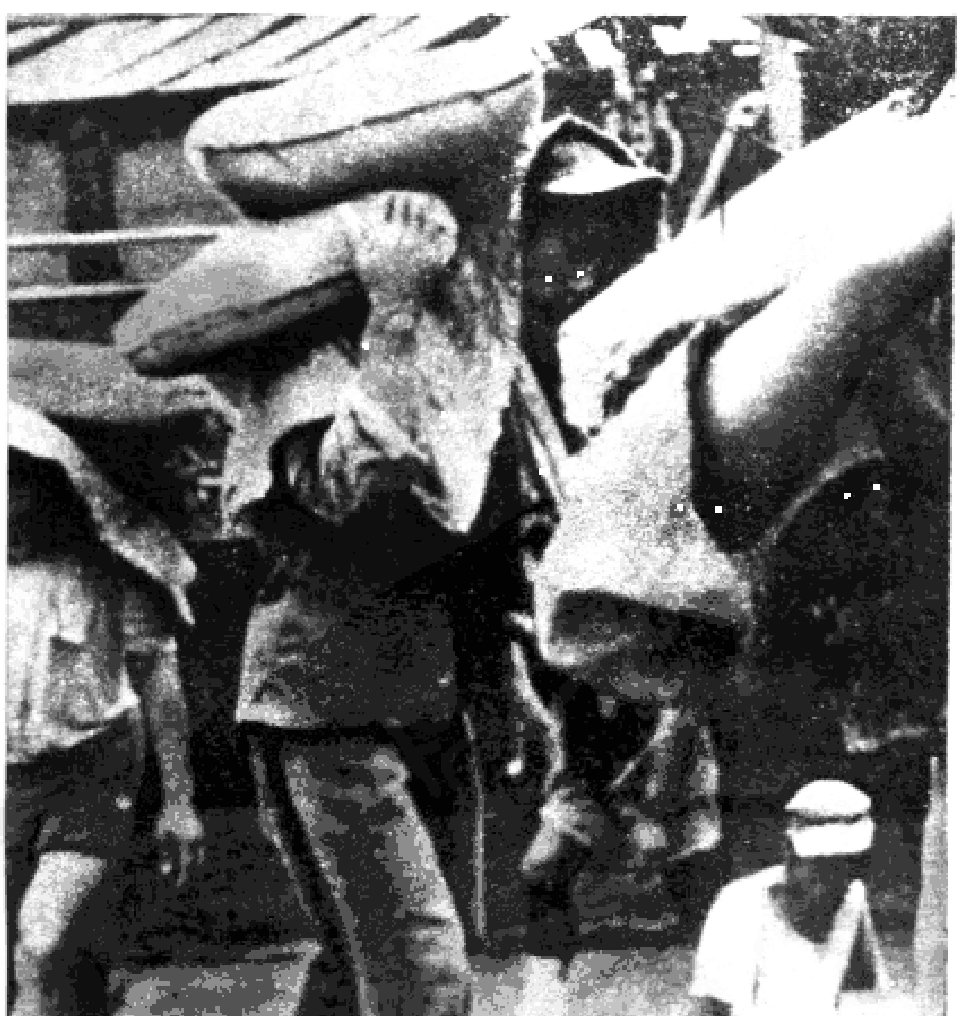


妇女们和姑娘们贩卖不值几文钱的鱼类和农产品，勉强糊口活命。





使人联想起农奴时代的苦役。





"交通地狱"。



女工们在低矮阴暗的作业场
被迫做奴隶劳动。





农民欠债又断粮，只好背井离乡，寻找活路。





苛政招致的惨状。必须铲除这一祸根。







诗人金芝河画的漫画《五贼》揭露了南朝鲜统治者的营私舞弊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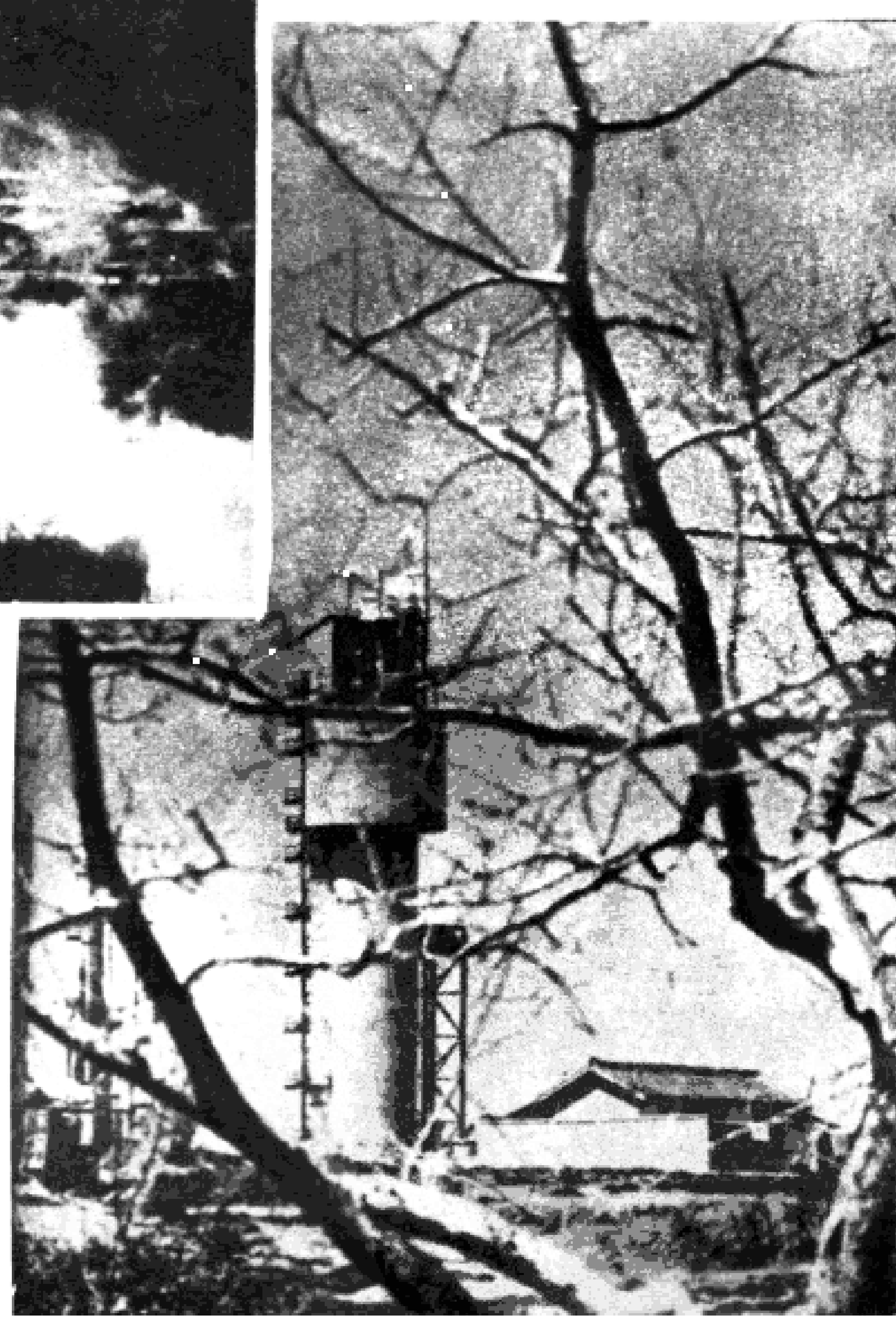
南朝鲜到处都有这种板棚村。



为缺水受折磨。

由于引进南朝鲜的日本公害企业排出的烟、
废油和废水，草木都枯死。





出版说明

今天，美帝国主义霸占下的南朝鲜，在卖国贼朴正熙傀儡集团的反人民的法西斯统治下，变成了营私舞弊、悖伦败德等社会的一切丑恶罪行到处泛滥的黑暗天地。南朝鲜的民族经济附属于外来资本，遭到了严重的破产。人民为了就业和糊口彷徨街头。

朴正熙傀儡集团制造各种恶法，残酷镇压人民，对民主人士用中世纪的方法野蛮地进行拷打，处刑，并加以屠杀。

因此，目睹南朝鲜这种惨状的外国人都严厉谴责并诅咒南朝鲜，说南朝鲜是“法西斯狂风席卷的人间地狱”，是“不准看，不准说，不准听的冻结的土地”，是“二十世纪罪恶泛滥的社会”，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腐败透顶的社会。

近年来，美国和日本等世界许多国家的报刊揭露了法西斯独裁下的南朝鲜社会的黑暗状况。我社现把其中的一部分材料译成中文出版。

目　　录

监狱的看守朴正熙

摘自西德中立派报纸《法兰克福汇报》
上的托马斯·罗斯的文章……………………………（1）

提交大赦令委员会的有关韩国问题的报告

美国法律学家协会副会长
威廉·J·巴特勒……………………………………（4）

夫人们对审判中受威胁恐吓一事的证言

摘自英国《泰晤士报》一九七五年二月
十九日刊载的彼得·黑捷尔赫斯特的文章………（29）

暴徒的统治（汉城的渥特盖特暴力团）

摘自美国杂志《朝鲜焦点》一九七四年
第二期上的约瑟夫·布兰特的文章………………（32）

朴正熙是对人民采用野蛮手法的穷凶极恶的暴君

美国神父詹姆斯·希脑特于一九七六年
一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记者
招待会上分发的文件………………………………（39）

二十世纪罪恶泛滥的社会

原载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行的《朝鲜新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的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法国人教授阿兰巴尔太的南朝鲜纪行……（64）

日韩的政界和经济界的黑雾

摘自日朝协会文化宣传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发行的《日'韩'黑书》……………………（101）

严冬的日日夜夜

摘自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猪狩章著《驻汉城特派记者的报告》……………………（114）

附　录

《为韩国国民的民主宣言》……………………（125）

《不怕历史的审判吗？》……………………（130）

《告世界》……………………（133）

《良心宣言》……………………（137）

《致八千名梨花女大学生》……………………（139）

《最后的证言》……………………（142）

《自由言论实践宣言》……………………（144）

《联合声明》……………………（145）

《迎接四月革命十五周年基督教学生发表声明》…（149）

监狱的看守朴正熙

摘自西德中立派报纸《法兰克福汇报》
上的**托马斯·罗斯**的文章

早晨七点钟，有人给旅社寝室打电话，说："对不起，请把窗户关上，这是当局的指示。"此后约摸过了三十分钟，朴正熙的车子驶过了大街。

根据安全规程，所有高楼大厦的窗户都要关闭。这种措施使人联想到战前日本天皇坐汽车驶过大街时的情景。

朴正熙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总统竞选"时勉强制胜他的竞争者在野党的金大中之后，总算熬到了现在。

今天，朴正熙把所有机关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独揽了"最高执行权"、"最高司法权"、"最高审判权"，甚至担任了"最高司令"和"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长"等职务。

实际上，朴正熙是比南朝鲜人们所说的更为毒辣的独裁者。看来，朴正熙对南朝鲜人来说，是最残酷、狠毒的监狱看守。他是南朝鲜监狱的看守头目。

他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到十二月末的期间里，总揽了一切权力，建立了唯一独裁体制，并逐步限制一切自由，以图永远巩固现政权。但是这一切倒给他带来了危险。

这种迹象已经出现了。

最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是，本月初把有权势的高级军官之中的一人革职了。

首都警备司令尹必镛曾是负责保卫“青瓦台”的。

但是，他根据事先做好了准备的军事“审判”被拘留起来了。

据可靠的舆论说，他在受秘密警察的审讯。

尹必镛曾是朴正熙的第一代理人情报部长李厚洛的支持者，是顽固地反对同共产主义者的对话的人。

这个司令确实爬上了能够起关键作用的地位。

一九七一年十月，大学生们进行反政府斗争时，他占领了大学，因此受到了社会上的责难。

朴正熙更加强化自己的独裁，去年十月宣布了“紧急戒严令”，压制了反对派势力，责成尹必镛维持汉城的“安全和秩序”。

可是，尹必镛由于他那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在高级军官中间失去人心，成了光杆司令。

另外，他曾向朴正熙建议赶掉李厚洛。理由是，第一，李厚洛正在努力同共产主义者携手；第二，不能不向他提出总统任命的国会议员候选人中的三分之一的名单。

据可靠的舆论说，尹必镛甚至在酒席间肆无忌惮地对基辛格说，朴正熙的健康状况不大好。

就算尹必镛不是情报系统和军部系统之间尖锐化的倾轧的牺牲品，或者他没有在高级军官中间陷于孤立，他的革职到底成了这种倾轧的导火线。

军部系统和情报部系统之间的这种钩心斗角所以这样厉害，是因为唯有这两个系统在保全“总统”的权力。

朴正熙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这段期间，禁止了一切政党的活动。这是错误的。

朴正熙用威胁、压制、逮捕、拷打等手法镇压了在野党，并用同样的方法镇压了反对派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南朝鲜的现状无遗地暴露了无与伦比的个人独裁朴正熙的真面目。

根据“维新宪法”炮制的机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和“国会”只不过是个装璜，至于它的作用，谁也说不清楚。

二月二十七日举行了“国会选举”，但那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这种“选举”同人民根本没有利害关系。

在南朝鲜，连一次也没有用法律形式或民主的方法替换过掌权者和政权体制。

俗话说得好“一再的忍受也总有个限头”。

提交大赦令委员会的有关韩国问题的报告

美国法律学家协会　副会长

威廉·J·巴特勒

一、　　前　　言

这份报告的作者受驻英国伦敦的国际大赦令委员会的委托，为调查下列事项，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七日期间访问了韩国。

（一）要旁听对依照紧急措施第四号被捕的五十五名韩国人进行的审判；

（二）调查了解大赦令委员会韩国支部的全盘活动并向I·E·C提出报告；

（三）建议大赦令委员会韩国支部不管朴正熙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制定的新的规定，继续进行自己的活动；

（四）提供有关政治犯近况的报告。

于是，作者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别区，同美国国务院查尔斯·伦佣和特纳

得•赖诺等进行商洽； 临走又在纽约同哈佛法学院“东亚洲法律研究计划”系的詹伦•克亨、 塔佛特大学弗利乔尔法律及外交系的格利高利•海德逊教授、其他韩国人法律学者与专家、过去报道过韩国问题的新闻记者等人见面，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于六月三十日和七月六日，作者在日本东京同日本自由人权协会和国际大赦令委员会日本支部的代表谈了话。

在韩国逗留期间，作者同许多政府公务员和民间人士见面，其中有下列人员：

美国驻韩大使 菲立普•哈比卜

代办处代理代表 理查得•艾利逊

韩国政府官员有：

外务部长官金东祚、外务部次长金宗太、法务部长官李奉淳、文化公报部次长李教亨、民主党（在野党）元老、韩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委员郑一亨。

民间人有：

前总统尹谱善 目前被起诉。

金大中 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一年总统选举时两次出马都落选，目前受违反选举法的嫌疑而被起诉。

俞镇午 前高丽大学校长、前民主党首领、第一个韩国宪法起草人。

李兑荣 “郑一亨的夫人”、韩国第一个女审判官、著名法律学家、协助解决家族问题的韩国法律扶助协会首创人兼常务董事。

文德吉　国际上著名的法律学家、韩国律师协会会长、哈佛大学讲师。

咸锡宪　教友派基督教教徒、作家、韩国的有名望人士。

李浩乙　韩国国际人权联盟理事会会长。

特记：作者还访问过大赦令委员会韩国支部成员、为因违反紧急措施而被起诉的学生辩护的六名律师中的四名、旅居韩国的罗马天主教的圣职者、新教各派教职领导人和其他著名人士等各地区、各阶层的许多领导人。

如果注明他们的姓名和见面的地点，他们很有可能被韩国当局逮捕，只好省略。但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中间有在美国大学毕业的姜信玉律师。他由于在最近进行的审判中为学生们辩护而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逮捕监禁。

二、争取民主的斗争

（一九一〇——一九七二年）

韩国自诞生时就没能享有自由。进入二十世纪，韩国在为争取自由而进行斗争。

公元七世纪以来，笼统地说，韩国人受了三个王朝即新罗（六六八——九三五年）、高丽（九三五——一三九二年）、李朝（一三九二——一九一〇年）的统治。

这些王朝是由贵族、官僚以及不太多的"文人"阶层组成的，它带有浓厚的权威主义的独裁体制的性质，他们以

这种独裁体制统治了农民。

一九一〇年，李氏王朝宣告终了，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韩国人受了日本人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期。为争取自由的真正的斗争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被日本吞并的九年后，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韩国的三十三名宗教界领导人（基督教十六名、天道教十五名、佛教两名）， 在汉城的塔公园发表了颇有说服力的独立宣言。独立宣言书的起草者们宣布宣言书后立即被捕。日本帝国主义用逮捕和拷打很多人、烧毁村庄等惨无人道的暴行完全镇压了这个运动。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国投降，后来根据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的雅尔塔协定，朝鲜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北方由苏军占领，而南方则由美利坚合众国军占领。

鉴于当时的情况，为了就顺利地实现南北统一达成协议，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组织了联合委员会，但是，随着东西方之间的冷战日趋尖锐，这方面的议论也就中断了。

一九四八年，在美国的亲密“帮助者”的支持下，以李承晚为首的政府正式宣布成立。

此后，韩国置于李承晚的日益强化的权力主义统治之下。一九五四年，李承晚修改了宪法，消除了只限连任两次总统的局限性，两年后连任了第三期总统。一九六〇年，通过充满疑惑的选举，他又当选为总统。

这次选举结果一经发表，汉城掀起了怒涛般的抗议。当时有五百个人惨遭杀害，其中大多数是学生。李承晚和

他的内阁被迫下台。

李承晚政府被以张勉为总理的稳健的政府所代替。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在两院联席会议上，尹潽善当选为总统。但这个政府显得颓废无能，到处流传着有关共产主义在渗透的风闻。

这个政府仅仅支撑了九个月。一九六一年五月，在当时的陆军少将朴正熙的指挥下，由较少的军官发动了军事政变。

朴正熙立即宣布了戒严令，禁止了政党活动，解散了国会，对报纸实行了严格的检查。

结果，这个政府在不过六天的时间里做了如下的事。

（一）逮捕了二千零十四名政治活动家；

（二）直至夏末，共逮捕、监禁或罢免了一万三千名公务员和二千名军官；

（三）禁止了一切示威；

（四）封闭了六十四家日刊报社中的四十九家报社；

（五）新设了军法会议，一九六一年处理了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五个案件；一九六二年处理了三万五千零四十四个案件；

（六）为了维持秩序，建立了韩国中央情报部，并为这一机构，一九六一年八月强迫二十七名主要的实业家献出约三千七百万美元。

这个军事政府曾允诺恢复民主政治。在一九六三年选举时，朴正熙得票稍多于尹潽善（现作为叛逆分子被捕）当选为总统。从那时起，他一直占据了权力地位。

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这个期间，曾多次发生了反政府示威。但是，朴正熙在一九六七年和在他把宪法改为可以连任总统两次以上以后的一九七一年，这两次选举中都当选为总统。

下面概括地谈谈这三次总统选举。

一九六三年竞选：

（一）对朴正熙表示赞成的占百分之四十六点五；

（二）对尹潽善表示赞成的占百分之四十五。

一九六七年竞选：

朴正熙比尹潽善多得一百一十六万二千票的支持而得胜。

一九七一年竞选：

朴正熙比金大中多得九十万票的支持而获胜。

朴正熙在一九七一年竞选时，曾严肃地发誓不再出马，但是，十八个月以后，他解散了国会，宣布戒严令，炮制了名曰“维新宪法”的新宪法，这使国民大惊失色。然而，这个宪法在一九七二年进行的国民投票中通过了。

三、维新宪法——假民主

政府说制定新宪法的根本理由是，要同北朝鲜顺利地进行有关统一祖国的交涉。但就其结果来看，他们制造了连共产主义国家的宪法也包括在内，在宪法历史上至今未曾有过的最独裁的机构。

一九七二年制定这个宪法后，同年十一月对此举行了国民投票。围绕这次国民投票而造成的环境，使人非常怀疑，国民是否认为这个新宪法是适宜的。

下面试举几个根据：

（一）宪法用了许多汉字，对不熟悉汉字的一般大众来说是十分费解的。

（二）为在投票前审阅一番而弄到它的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政府一律禁止了任何阶层的讨论。

（四）政府利用宣传画和政府机构，大力宣传了这个新宪法。

（五）虽说是秘密投票，但是因为投票纸须撕一半，两头一对就能查出是谁投了反对票。

（六）举行投票的第二天，散发了把汉字改写成朝鲜字的无以计数的这个宪法抄本。

联合国的观察家叫嚷什么投票是公正的，但使人产生了很大的疑问。（结果，政府在这次投票中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一的支持）

去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的韩国人和美国人学者研究了这个宪法。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他们一致的意见是：这个宪法本质上完全是反民主的、独裁的，是专为朴正熙独裁政权永久化而制定的。

如按照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来分析新宪法，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 总统将由二千人组成的新的统一主体国民会议选

举。这二千人，理论上是由国民选出的，但不许所有政党的党员被选。这个总统选举“不经讨论，以秘密投票”举行。总统兼任这个统一主体国民会议的议长，而且这个会议的工作由总统直接掌管。这是值得注目的。

2　总理和阁员由总统随意任免。各行政部长官和年收支会计监察委员会一样，由总统直接掌管。

3　国会议员由一般国民和国民会议选举，任期三年至六年。但国会一年召开一次，而会议期间不得超过九十天，讨论和决定有关预算及公务员的表彰之类问题。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由总统提名，经国民会议选出。

4　司法组织——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的十六名审判官由总统任命。至于法律是否合乎宪法问题，根据宪法第一百零五条的规定，由法院提到宪法委员会，并按照宪法委员会的决定采取行动。宪法委员会当然由总统任命。

5　选举委员会由总统重新任命的九名成员组成。这个委员会办理有关选举和国民投票的重要事务。

总之，给总统赋予了最高权力。如：

（1）他可以解散国会（第五十九条）；

（2）他可以任命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第四十条）；

（3）最重要的是，他随时可以剥夺国民的自由。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

“如国家的安全和国民的安宁及秩序受到严重威胁或者有受威胁的忧虑时，总统有权采取紧急措施，暂时剥夺本宪法规定的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对行政及司法权，也有权采取紧急措施。”

四、要求修改宪法的全国性抗议和紧急措施——过激的先发制人的措施

一九七三年十月的全国性抗议是由国立汉城大学学生要求结束“法西斯统治”而接连不断地举行的示威开始的。它发展成了知识分子、学生、在野党议员和许多实业家参加的要改变政府的独裁权力的强有力的运动。数万名学生为了改变那些只允许支持政府，扼杀一切政治活动的朴政权的暴力政治机构，举行了罢课和拒绝上课。他们只是要求恢复民主自由。

为了平息这一大舆论的爆发，朴正熙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日，更换了二十名阁员中的十名阁员，并把李厚洛从具有强权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长的位子革掉了。

但光靠这一点是不可能抑制反对派的。十二月十三日，前总统尹潽善、前高丽大学校长俞镇午、一百万天主教徒的领导者金主教、韩国基督教协议会总务金宽权等十五名著名政治领导人一致要求修改反人民的维新宪法。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十名社会及宗教界领导人掀起了一百万名签名运动要求朴正熙制定新的民主宪法。

政府立即通过总理斩钉截铁地回答：“政府不能允许在‘修改宪法’或‘恢复民主’的口号下进行的任何超越自由界限的行动。”

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朴正熙颁布了两项“总统紧急措施”，宣布凡是批判宪法或主张修改宪法的人，一律逮

捕并提交军法会议，最多判处十五年徒刑。

在这一布告发布的前一天，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等六十一名有名的文学家发表声明， 主张“宪法应保障包括良心自由和写作自由的基本人权”。

在这声明上签名的人中有二十人聚在汉城一家茶馆时，九名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逮捕了，其中包括国民的诗人金芝河和小说家李浩哲。

在逮捕和非法拘留的旋风中，韩国警察逮捕或拘禁了参加签名运动的政治家、学生、基督教领导人、新教牧师及其他人。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十名新教牧师由于违反总统指令遭到逮捕。他们都被判为有罪，其中四名被判十五年徒刑，两名被判十年重劳动刑。此后，三月六日，军法上诉审议法院驳回了这六名基督教徒的上诉。

学生示威连日进行，一月二十四日，约一百四十名学生被捕，经过审问，除了七名以外，都获释。二月二日，这七名当中的两名被判十年徒刑，三名被判七年徒刑，其余的两名被判五年徒刑。三月二日，上诉审议法院给他们减刑。

有罪判决接连不断地进行。三月二日，对国立汉城大学的三个人下了有罪判决。三月中旬，军法会议对在野党民主统一党五名党员和新民党三名党员下了有罪判决。

三月二十八日，八名年轻牧师和学生（其中有三名女性）受了有罪判决。据当局公布，在一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间，学生、教会人士、政治家、知识分子等三

十四名在军法会议上受了有罪判决。

学生们不顾这般镇压，又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和四月初，决定进行反对朴正熙政府的镇压政策的斗争。

三月二十七日，天主教大学学生举行集会，要求废除一月颁布的紧急措施，五名学生被捕。汉城等四个大城市的大学曾决定在四月一日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这次示威遭到了那些事先掌握有关秘密计划情报的政府爪牙的阻挠，四十名学生被捕。

他们准备在汉城市厅前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学生，但没能付诸实践。

四月三日，政府又碰到很多学生的示威，颁布了紧急措施第四号。这一布告恐怕是对学生和大学的最极端的镇压法规之一，它规定：学生拒绝上课，参加示威、讨论、集会和其他任何政治活动，都是应受死刑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对帮助或协助这类学生的任何个人或团体同样论罪。

这个报告的附件里写明了自从一九七四年一月九日以后依照紧急措施被捕的著名人士的名字和各个人被判的刑罚。那里还有现由法院处理中的二十六件起诉案件的目录和各个人的名字以及说明他根据哪项紧急措施或法律被起诉的内容的文件。

逮捕在连日进行。被卷入镇压旋风之中的不只是学生、领导级的牧师、知识分子、小说家、诗人、一般市民。最近发生的事件有，在前一周，勇敢地为学生进行辩护的朝鲜有名的律师姜信玉被汉城警察当局逮捕并拘禁到现在。这是警察当局不容被告有法律上的辩护人的行径。

五、对依照紧急措施第四号起诉的五十五人的审判

截至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约有二百五十名由于违反紧急措施第四号而被捕，其中五十五名被起诉。被捕的人当中有很多人获释，而现在被监禁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据消息灵通人士的推测，至少有一百名在没有被起诉的情况下被拘禁起来。

当局根据紧急措施第二号，设了三所个别的军事法院，为了在这三个法院审判被逮捕起诉的五十五名被告，把他们分成了三伙。

第一法院审判三十三名学生；第二法院审判二十一名成人，大部分是所谓人民革命党人；第三法院审判两名日本人学生。

下面报告各法院的诉讼程序：

第一法院，迄今（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共开庭七次，预定在七月五日和六日再开庭。对被告的审讯已经开始，辩护方面的证人是否被采纳，还不得而知。在最终阶段，以被告已招供为理由，上述要求被驳回。但是，他们在法庭通过辩护人都说所谓口供是屈打成招的，并表示希望在证人出席的情况下进行审判。

审判官拒绝这一要求，结束对他们的审问，下了判决。

第二法院，截至一九七四年七月二日，共开庭五次。

而最后一次的审判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进行的。这里的被告们为他们自己提出了十五名证人，但法庭驳回了所有证人。相反地，审判官们承认了检察官提出的四名证人。

第三法院，从政治理由出发，这个法庭只审理太刀川、早川这两名日本学生的案件。开庭三次。政府方面申请了一名证人，得到承认。辩护的方面申请了二名证人，但被驳回。辩护方面申请的两名证人碰巧是提交第一法院的被告，被驳回的理由也与第一法院相同。他们说，既然在法律上有罪的证据已在口供中招认，就不必由辩护方面提出证人。

应该注意，韩国的一般法律规定，审判要在起诉后四个月内结束，原则上，拘留在警察署限为十天，检察厅限为二十天。尽管如此，紧急军法会议的诉讼程序中不遵守法律规定，被告的拘留期间没有限制，有的人被起诉后或者没有起诉通知地被拘留了三个月以上。

至于审理情况，审理对一般民众是不公开的，对每个被告只许一名律师和一名家属旁听。除此以外，不允许任何团体的代表旁听。不论是外国记者团代表还是外国法律界的旁听者都不允许目睹审判过程。(在派驻各报社的政府成员控制下的地方报社在得到国防部长官许可的条件下，可以派一名记者参加旁听，这为的是显示政府处事公平)

通过同四名律师和许多被告的家属见面，得知了如下确凿的事实：

(1) 学生被告遭严刑拷打，屈打成招。

（2）各被告虽然否认了口供， 但为辩护而申请的证人却全遭驳回。

（3）被告除了与来访的辩护人见面时以外， 都关在单身牢房里。

在我访问韩国后，七月十八日，韩国的一个著名律师姜信玉因为在这次审判中为几名学生作了辩护，在他的办公室被中央情报部成员逮走，拘留在警察署。别的律师也因为学生作辩护而被捕扣留两天，遭到胁迫后获释。

作者访问韩国后，军事法院对十四名被告判处死刑，对两名日本人判处了二十年徒刑。至今已有九十一名被告被判有罪，估计还有一百多名在狱中等待审判。

甚至韩国前总统尹潽善至今仍被监禁，并根据紧急措施第四号，同坦率的长老派牧师朴炯圭、汉城延世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金东吉、延世大学神学院院长金灿国牧师等韩国三位著名人士一道被提交法院，他们都有可能被判死刑。

前总统候选人金大中受到违反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一年当时的选举法的嫌疑， 被起诉到普通法院。 七月十九日，著名的罗马天主教主教池学淳受到颠覆政府阴谋的嫌疑被起诉，现正在秘密军事法院受审。

国防部长官徐钟喆于七月二十日，再次审查了许多已判决的案件，对已被判处死刑的抵抗派诗人金芝河及认为策划了反政府运动而被判处死刑的四人，共五人予以减刑。

六、对政治犯的刑讯

在韩国，对社会所有领域的政治犯，无论是宗教界领导人还是法律家、在野党领导者和学术界人士都施加拷打，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这是在政治犯频繁被捕时或被扣留期间一定会有的事实）

但是除了一种实例以外，要想搞到变成残废的被囚禁者的照片等特别证据，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只能以被拘留者的家属、律师和被告本人的口述为凭据。

在最近的军事审判中为三十二名学生作了辩护的六名律师异口同声地告诉我，全体被告都遭到韩国中央情报部成员施加的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拷打，逼他们招供。这些法律工作者详细地说明了中央情报部成员用这份报告中所写的那种特殊的方法施加的拷刑。如：往鼻孔里灌凉水以致使人昏厥；叫人听到从隔壁传来的惨叫声和喊叫声，从中受威胁，或殴打他们的肉体等。

国民的诗人金芝河提示了遭到拷刑的凭据。

有名的知识分子、出版业者、前国会议员张俊河证言道，他们把他倒吊起来，同时用火烧了他的身体的好几处。

出生在日本的国立汉城大学学生徐胜被监禁当时是个美男子，但他被拉到法庭时，身上和脸上都受了严重的火伤。耳朵和眼皮都看不出来了，手指头也粘连了。甚至在供状上押印时，不得不用脚趾押。政府对他这样显而易见的变相说明道，他曾掉进火炉上的油锅里了。

我得到了有关采用电流刺激阴部的方法和各种逼人招供的"有说服力的"方法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里所写的有关拷打的证据，虽然范围不甚广，但这是在和那些直接看到或听到使用那种方法的可靠的、能够负责的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十分令人信服的证据，我的结论，是以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为根据的。

七、韩国政府的立场及其根据

（一）韩国政府的立场（省略——编者）

（二）韩国政府的立场及其根据

作者曾寻找了是否有威胁韩国安定的来自北朝鲜的或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主义者的渗透的证据，但毫无结果。

不仅没有发现那种证据，最近几年来的历史事实和记录表明了与此正相反的情况。反对政府的主要是学生和基督教教会，因此要找出这种证据，就要把注意转向这些阶层。

要回顾历史，韩国学生早在世宗王统治下的一四五五年，就开始搞学生运动， 具有最悠久的传统。 他们反对压迫佛教徒， 在燕山君统治时期， 一四九六年至一五〇六年，反对统治者以扩张农地为基础的独裁统治。一九一九年， 发表韩国要从日本取得独立的宣言时， 学生也积极进行了活动。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独立运动中成了主要基础。

单凭现在的记录来看，没有可以举为有关共产主义者侵犯的实际威胁的证据。

一九七一年，由于红十字团体的志愿，头一次举行了会谈，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南方和北方就和平统一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北朝鲜广泛展开了外交活动。实际上，有关统一的方案大部分不是由韩国方面，而是由北朝鲜方面提出的。

总之，所谓国内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不能成为充分的借口，来使朴政权全面扼杀人的自由的行径正当化，这就是这份报告的结论。的确，这种扼杀的真正目的，在于满足朴正熙要对国民行使完全的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权力的野心。

八、从诸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根据通过作者进行的会见、调查及对其他方面的研究核实的事实，兹作出如下的结论：

（一）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后，大约一千五百人被韩国当局（普通警察及韩国中央情报部）逮捕。

（二）由于政治性犯罪而被起诉或被判有罪的约有一千一百名政治犯，现在被监禁在全国各地的一般监狱和军事监狱中。

（三）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发表紧急措施第四号的日子）以来，约有二百五十名被捕坐牢，其中六十七名经审判受了自死刑到重劳动五年范围的刑罚。

（四）有一百名被告，由于违反紧急措施第四号被扣押，等待审判。

（五）紧急措施第二号规定，根据紧急措施进行的审判在由三名军人审判官和两名非军人审判官组成的军法会议上进行。

（六）（1）这种审判是在除了被告和一名律师、一名家属（配偶或父母）之外不许别人参加的秘室进行，禁止外国记者团及外国法律界人士旁听。

（2）对五十四名被告以已分别招认被起诉的非法行为为理由，一贯地、系统地拒绝了他们向法院申请的证人出庭以及审问。

（3）所有被告都向家属或律师诉说了他们的供词是用强制手法和严刑拷打捏造出来的。拷问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往被告的鼻孔灌凉水；让被告贴墙站很长时间，因疲惫而打盹，就不断地刺他；让他们听从隔壁传来的惨叫声和苦喊声，等等，其方法之多，其方法之凶狠是罄竹难书的。

（七）在任何领域也没能发现可以使这种完全否定人的自由的行径正当化的、说明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共产主义篡夺权力的威胁实际存在的任何证据。

（八）即使有那种威胁存在，政府施行的拷刑是非人的、野蛮的行径，在文明国家是不可容忍的，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九、总 的 结 论

自从一九七一年，废弃韩国宪法以来，韩国政府一味致力于加强朴正熙的独裁专制权力。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对独裁权力的野心，到最近以制定维新宪法为转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宪法，首先使朴正熙（1）能当终身总统；（2）可以独断地随时停止国会和韩国政府的权限；（3）可以独断地发布戒严令或紧急措施。

当反对这种独裁权力的行使的运动主要在学生、教会和知识分子中间高昂的时候，朴正熙抛出紧急措施，动用了狂暴的镇压手段。

起初，这种紧急措施只禁止了提出改变维新宪法的主张，设置了在国防部长官的管辖下处理违反者的军法会议。只是因为作了那种单纯的主张，几百名被捕入狱，最高被判处十五年徒刑。这些被告中有十一名新教牧师，被韩国警察拘禁。

同年二月和三月，学生们为了对这种措施表示抗议，要举行反对政府的群众集会的时候，颁布了最恶毒的新的紧急措施，规定“首先对拒绝来校、上课或考试”的学生处以死刑。

在对国民实行极权主义统治的过程中，从原则上来看警察有组织地进行了拷打。

迄今有五名被告最终地被判处死刑，六十二名被判处二十年至无期徒刑以及重劳动刑（参看附件的名单）。对

案件的审理仍在继续。

据作者的意见，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被告根本上或基本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他们成了韩国政府为镇压在这个国度一向为争取民主的大业而斗争的韩国人而采取的措施的牺牲品。

十、建　议

（一）这份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国际大赦令委员会对韩国政府做如下的建议：

（1） 立即下令完全禁止韩国中央情报部和警察的一切拷打行为，今后对违反此令的任何行为一律严惩不贷。

（2）紧急措施第一、二、四号， 对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维持社会秩序是毫无必要的，应立即废除。

（3）对依照紧急措施第一号和第四号， 被捕起诉或已判有罪的所有人，实行普遍的大赦，予以释放。

（二）如果，这一建议不能立即付诸实践，那末，建议国际大赦令委员会采取如下措施：

（1） 要与姐妹机关国际法律学家协会和国际人权同盟协力，派遣国际性法律界旁听者参加尹潽善、金大中和所有政治见解不同的人的审理及上诉审理。

（2） 要求韩国政府允许外国新闻记者旁听对政治见解不同的人的审理和上诉审理。

（3）这类诉讼的详细内容应作为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的明显的例子”向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决定一二三五

号、一五〇三号、七二八号F条设立的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控诉的方法，提交联合国。

（4）国际大赦令委员会代表向美国国会参、众议院有关委员会提出证言，敦促他们全面停止根据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外国援助法第三十二项对韩国提供的经济及军事援助。

（5）向与韩国有联系的所有政府、大学、著名人士以及在韩国的所有外国公司、美国商会和世界商会分发本报告的抄本。

（6） 要求韩国政府提出有关他们拘禁的全体政治犯的详细名单和有关逮捕和拘禁本报告附件的名单上的每个犯人的情况的报告。

（7）要求立即释放姜信玉律师。监禁他， 是一种不当地非法地限制他行使基本法律权利的行为。

最坦率的国民的领导者之一金大中说："我相信自古以来就在压迫和逆境中坚强不屈的、热爱自由的我们国民。他们终究会前进，再次取得民主自由。……"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星期六， 他和我作别时， 最后说："巴特勒先生，我相信我们国民和上帝。 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活下来，要么死去。"

附　　件

终　审　与　判　决

1　金芝河　三十三岁　诗人（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2 李 哲 二十六岁 国立汉城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3 俞仁泰 二十六岁 国立汉城大学毕业生（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4 吕正男 二十九岁 无职业（死刑）

5 金炳坤 二十一岁 国立汉城大学经济系学生（死刑）

6 罗炳湜 二十五岁 国立汉城大学历史系学生（死刑）

7 李铉培 三十岁 国立汉城大学研究院研究生（死刑）

8 郑敏化 二十三岁 国立汉城大学国际学系学生（无期徒刑）

9 黄仁成 二十一岁 国立汉城大学德文系学生（无期徒刑）

10 徐仲燮 二十五岁 国立汉城大学政治系学生（无期徒刑）

11 安阳鲁 二十五岁 国立汉城大学政治系学生（无期徒刑）

12 李君成 二十四岁 国立汉城大学毕业生（无期徒刑）

13 柳健逸 三十七岁 中央新闻社编辑部人员（无期徒刑）

14 金晓淳 二十一岁 国立汉城大学毕业生（无期徒刑）

15 李光日 二十四岁 韩国教会青年会前会长（徒刑二十年）

16 徐京淑 二十七岁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会员（徒刑二十年）

17 李稷贤 三十七岁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总务（徒刑二十年）

18 罗尚基 二十六岁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会员（徒刑二十年）

19 郑尚福 三十一岁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会员（徒刑二十

年）

20 宋武浩　二十二岁　延世大学经营系学生（尚未判刑）

21 金容俊　二十六岁　延世大学经济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2 林圭勇　二十一岁　庆北大学历史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3 郑贺镛　二十六岁　庆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4 李刚喆　二十六岁　庆北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5 姜久川　二十岁　国立汉城大学政治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6 郑润光　二十七岁　国立汉城大学哲学系学生（徒刑二十年）

27 具聪实　十九岁　檀国大学韩国历史系学生（徒刑十五年）

28 金容吉　二十二岁　无职业（徒刑十五年）

29 李　强　二十六岁　无职业（徒刑十五年）

30 尹君泰　二十五岁　全南大学动物系学生（徒刑十五年）

31 金寿吉　二十一岁　成均馆大学行政学系学生（徒刑十五年）

32 安在雄　三十五岁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合会会员（徒刑十五年）

33 太刀川正树　二十八岁　日本人　大学生（徒刑二十年）

34 早川嘉春　三十七岁　日本人　大学生（徒刑二十年）

35 都礼钟　五十岁　人民革命党前议长（死刑）

36 徐道源　五十一岁　民主青年学生联合会会长（死刑）

37 河在皖　四十二岁　民主青年学生联合会总务（死刑）

38 宋相振　四十六岁　韩国人民革命党前党员（死刑）

39 李周炳　三十六岁　语言学讲师（死刑）

40 禹洪善　四十四岁　韩国人民革命党前党员（死刑）

41 金容琬　三十九岁　高等学校教员（死刑）

42 金汉德　四十二岁　韩国人民革命党前党员（无期徒刑）

43 俞鎮坤　三十七岁　韩国人民革命党前党员（无期徒刑）

44 罗京一　四十三岁　韩国人民革命党前党员　无职业（无期徒刑）

45 姜昌德　四十五岁　无职业（无期徒刑）

46 金宗大　三十七岁　语言学研究所主事（无期徒刑）

47 张资君　四十六岁　南朝鲜劳动党前党员（无期徒刑）

48 李代完　四十八岁　建筑业者（无期徒刑）

49 田昌一　五十二岁　人民革命党前党员（无期徒刑）

50 韩贤善　三十九岁　人民革命党前党员（徒刑二十年）

51 李昌福　三十六岁　人民革命党前党员（徒刑二十年）

52 曹万镐　三十九岁　人民革命党前党员（徒刑二十年）

53 郑满震　三十四岁　大众澡堂老板（徒刑二十年）

54 李载亨　四十三岁　商业（徒刑二十年）

55 林久浩　二十五岁　教员（徒刑二十年）

56 张俊河　五十九岁　前杂志发行人（徒刑十五年）

57 白基琓　四十二岁（徒刑十五年）

58 高容夏　二十一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七年）

59 黄圭天　二十二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七年）

60 李珊铁　二十四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五年）

61 文炳秀　二十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五年）

62 金淑琼　二十一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五年）

63 徐俊奎　二十一岁　延世大学医学系预科学生（徒刑三年）

64 金均庆　二十一岁　国立汉城大学医学院预科学生（徒刑五年）

65 李魋厚　二十四岁　国立汉城大学医学院预科学生（徒刑十年）

66 金容仙　二十四岁　国立汉城大学医学院预科学生（徒刑十年）

67 金久相　二十五岁　国立汉城大学医学院预科学生（徒刑七年）

夫人们对审判中受威胁恐吓一事的证言

摘自英国《泰晤士报》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九日
刊载的**彼得·黑捷尔赫斯特**的文章

去年在韩国受了秘密政治审判的被告们的夫人，于二月十八日揭露说，当她们的丈夫要向审判官申诉他们的供词实际上是屈打成招和捏造出来的时候，检察官却公然威胁他们说："你们还嫌拷打得不够劲吗？"他们二十一名被告曾蒙受所谓亲共产主义团体人民革命党党员的嫌疑在秘密军事法庭受审判，其中七名被判处死刑，十四名被判处无期徒刑。朴正熙在本周实行的对一百四十八名政治敌手的特赦中，也没有包括这些被告。

去年夏天进行审判时，只允许他们的夫人出庭旁听。其中有十名被告的夫人于十八日，对本《泰晤士报》记者说，她们的丈夫是当局屈打成招并以此为根据被判罪的。这十名夫人异口同声地说，被告们在法庭上陈述过，因为当局威胁说要在监禁的情况下继续施加拷刑，所以被迫在供词上签了字，但军法会议审判长朴铉植陆军中将却对这一呼吁置若罔闻。

所有的夫人都说她们的丈夫并没有加入或支持过人民革命党，并宣称：政权当局去年为把他们镇压学生的措施正当化而捏造的"莫须有"的共产主义运动同学生的示威联结起来，拿她们的丈夫作了牺牲品。

其中有四名夫人还说，当她们的丈夫被起诉到军事法庭时，坚决否认了他们蒙受的嫌疑。可是看前一周进行正式审判时的记录，写的却是他们多半承认了自己的罪。

有一被告的夫人李英娇说："我的丈夫于七月八日，在法庭上揭露说，当局一连三天施行严刑拷打，根本不让他睡一觉，弄得他脱了肠，耳朵也聋了。"

"我的丈夫还说，特务对他施加拷问，逼他说出他认识的二十人的名字来，不管他们是否与政治有关。丈夫说他不堪忍受刑讯，只好对审讯者说出了二十人的名字。他说，他自己被判处死刑倒不要紧，只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同学或其他无辜的人的名字，使他们后来被捕了，想到这些，不禁感到极大的羞愧。"

"就在这一瞬间，文浩彻检察官喝道：'遭到的拷打还嫌不过瘾吗？回头再给你一顿毒打就是了。'"

除了一个人以外的八名被告的夫人都说，虽然她们的丈夫在法庭上，对遭受严刑拷打一事作了证言，但当局对她们的呼吁连理都不理。被告的大多数是十年前，人民革命党反对韩日邦交正常化时的人物。据他们夫人的证言，后来她们的丈夫根本没有干预过政治。

其他的被监禁者都说他们只是因为偶然地同被告见过一两次面而遭到逮捕了。

在仁川传教的天主教神父希脑特最近几个月以来埋头追究这一审判事件的真相。据他的意见，被监禁者的大部分是无罪的。

希脑特神父说："当权者为把自己的捏造正当化，耍着种种花招，简直使人感到惊讶。"他接着指出：

"我同他们一道审阅了那四位夫人曾旁听的审判时的记录。这些夫人听到的丈夫的回答是：'不，我没有做。'但记录上写的却是：'是，是我做的。'"

丈夫被判处死刑的李在淑夫人说，上月她被中央情报部逮去扣留了三十个小时。

据她说，那些特务威胁她，要她在承认丈夫是共产主义者的那份文件上签字，不然，不管几个月，一直扣留她。他们警告李在淑夫人，往后不准与外国新闻机关的人接触，也不准在公开的场所说当权者为使自己的暴压政治正当化而捏造了人民革命党事件之类的话。她这样才勉强被放出来了。

暴徒的统治

（汉城的渥特盖特暴力团）

摘自美国杂志《朝鲜焦点》一九七四年
第二期上的**约瑟夫·布兰特**的文章

金大中是一位曾想当南朝鲜总统的政治家。

他曾当选为国会议员，为反对朴正熙政权镇压在野党而进行了斗争。

他要求撤销为制止一切反朴行动而炮制的"反共法""国家保安法"等繁多的法令。他揭露了法西斯美国式的南朝鲜中央情报部的真面目，并要求解散它。

他揭露了南朝鲜的营私舞弊状况，并宣布："那些引起人民不满的积蓄不义之财者都是朴正熙的亲信，他们每个人都积蓄了几十亿、几百亿圆的钱财"，他们的头子朴正熙应该对这些非法的发财致富行为，从法律上和道义上负起责任。

金大中由于从原则上积极拥护和平统一，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并获得了政治追随者。

他就在人们只要说一句有关和平统一的话，就遭受南朝鲜当权者的迫害和逮捕的那个时期，对一直持续的民族

分裂表示忧虑，主张国家的和平统一。

他勇敢地、积极地揭露了统治者们分裂民族，在"统一"的口号下继续搞分裂勾当的阴谋活动，并主张了南北的统一。他说："朴正熙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统一国家的能力。"把金大中的统一方案，概括起来就是："制止战争，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实现中立化和防止武装冲突"。（《民族时报》一九七三年四月一日）

"计算时失败，投票时胜利"

一九七一年四月，进行总统竞选时，金大中以在野党新民党的候选人出马，获得了五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票，即占赞成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六。执政党民主共和党的朴正熙获得了六百三十四万两千八百二十八票。

这个国家共有十一个主要选举分区。金大中在其中的四个分区获得了多数票，他仅在汉城市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九万八千零一十八票。

当考虑到选举是用典型的暴徒式战术举行的，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次竞选中的真正的胜利者究竟是谁。

日本的时事通信社把金大中描写成为"计算时失败，投票时胜利的有威望的政客"，并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反对朴正熙政府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南朝鲜当权者不甘心遭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反对特别是有威望的在野党总统候选人对他们法西斯统治表示的反对。朴正熙及其追随者们对朴正熙的劲敌金大中施加压

力，弄得他生活不安，终于“说服”他，让他到外国去躲避，好保住生命。

金大中在亡命期间，遍历日本和美国各地进行讲演，谴责了南朝鲜当权者的法西斯独裁，并坚决要求在南朝鲜实行民主，主张了国家的和平统一。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金大中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谴责说，“那些用美国和日本提供的武器和经济援助壮大起来的独裁政权依靠金钱和军队镇压和破坏”亚洲的民主力量。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和日本不立即改变自己错误的政策，那末那些失去了争取自由和面包的可能的亚洲人民就会不可避免地倒向至少给他们保障吃的东西的共产主义一边。”

一九七三年七月，他在美国建立了“恢复南朝鲜民主促进统一国民大会”。他在东京的时候，为了把这个组织的中央机构设在东京，同“民团”（旅日韩国人居留民团）属下的团体领导人进行了协商。

韩国中央情报部希望金大中通过亡命生活，结束他的反朴活动。但是事与愿违，他们的希望落了空。于是他们为了防止金大中进行积极的反朴活动，在他亡命期间也依然折磨了他。

一九七三年四月，他在旧金山对美国籍朝鲜人作讲话的时候，中央情报部的爪牙们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这个集会，并在美国的别的城市也同样妨碍了他的演讲旅行。他们通过书信和电话威胁他，要他“停止反朴活动，或者至少保持沉默”。金大中的舅子李成浩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

同时事通信社的记者进行谈话时揭露说，韩国中央情报部正在阴谋要在金大中旅行美国时绑架并杀害他。

金大中在日本逗留期间，韩国中央情报部六局局长给旅日朝侨打电话并写信警告他们不要接近金大中。很明显，金大中的反朴活动告终的日子正在逼近。

南朝鲜“暴徒”的活动

八月八日，金大中在同韩国统一民主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议后，下午一点十分正要离开大宫饭店二二一一号会议室的时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爪牙绑架了。后来才知道，他们当中大部分是南朝鲜驻日大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和特地为绑架金大中而赶到东京来的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爪牙们。

“……这一绑架事件是长期以来为压制韩国的反对派在世界范围展开活动的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搞出的又一个令人惊诧的业绩。”（《纽约时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七日社论）

“……这一绑架事件，使世界其他国家联想起一九六七年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把旅居西德的十七名反政府朝侨绑架到南朝鲜去的事件。”（一九七三年八月《日本时报》野崎的文章）

韩国中央情报部绑架的这些人都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囚禁起来，其中有几名被判刑。

绑架是在南朝鲜驻联合国办事处成员和南朝鲜中央情

报部的朴正熙爪牙们的策划下搞出来的。合众国际社于八月十七日报道有关金大中被绑架这条轰动世界的消息之后，又报道说从纽约和华盛顿市失踪的朝鲜人当中，有来自纽约的总领事孙仁德、“韩国驻联合国观察家代表团”的一员朱永哲以及南朝鲜驻美国大使馆的其他人员。

很明显，绑架者们是在南朝鲜当权者的批准下搞了他们的罪恶活动的，而且还得到了日本国家机关的右翼亲法西斯分子的间接的帮助和支持。田中政权和日本垄断组织的头头们为扶持不得人心的南朝鲜政权继续掌权而进行种种阴谋活动，所以他们不希望，绑架金大中的事件破坏朴正熙政府和日本的关系或影响日本的投资。他们还深怕日本的右翼分子参加绑架阴谋的证据大白于世。

八月二十二日《东京新闻》申明：“罪犯们平安无事地通过了警戒严密的南朝鲜海岸线。这使我们感到他们的组织是非常强大的组织。如果没有当权者的默许，没有同权力阶层的联系，这个罪恶勾当是根本不可能搞出来的。”

八月二十四日，日本法务相田中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依我的第六感来判断，只有一国的政府机关中央情报部或它的秘密警察才能演出把金大中带到一国的境外的把戏。”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华盛顿邮报》报道：“南朝鲜的一个机关在金大中逗留美国期间也一直跟踪并折磨了他。后来为了使他保持沉默，就有人下了决心，要强行绑架他。”

八月九日，时事通信社发表声明，说“南朝鲜人民对

这事件非常关心，许多人毫不隐讳地表露自己对南朝鲜中央情报部干预这件事的看法。”

如上所述，他们大白天在一个有名的饭店里，给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施麻醉剂， 把他架上 汽车载到大阪 海边，装在橡皮船上航行一个小时以后，把他转载在事先等候在那里的五百吨级南朝鲜军舰带到南朝鲜去了。

在那以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金大中说，当时他的眼睛被蒙住，手脚被绳子捆绑，嘴给上了嚼子，右臂和左腿给拴上了一百磅重的东西。他们可能原打算把他抛到海里淹死。

由于日本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和工会势力的代表和旅日朝鲜人中的著名人士们立即提出群众性抗议，才制止了朴正熙的中央情报部刽子手和刺客的行动。

绑架后第五天即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下午十点钟左右，他身上带着瘀伤扎着绷带，被押送到汉城的自家去软禁起来了。

日本人民提出抗议， 坚决要求南朝鲜 当权者 进行搜查，逮捕并惩办凶手。但是，日本政府不顾日本人民的抗议，不想把这事件当作侵犯日本的主权、在日本领土上滥用外交特权的罪恶行为来处理。

十月六日，南朝鲜法西斯当权者在南朝鲜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金大中了。

这一事件给南朝鲜人民对朴正熙法西斯政权的愤怒又添了一把火，使怒火更加熊熊燃烧起来。

有组织的反朴运动甚至在国内外反对共产主义的朝鲜

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中间也象雨后春笋般纷纷开展起来。以前汉城市长为首的“芝加哥救援金大中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该声明指出：

“金大中所处的困难的境遇，集中反映了南朝鲜的政治民主的末日，现当权者蹂躏朝鲜人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理念的残暴而非人道的凶恶勾当。……朴正熙就是全靠用我们和美国的纳税者缴出的钱制造的美国坦克和大炮推行自己的暴政的。”

但是不幸得很，他们声明的后半段抵销了朝鲜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表明的这种勇气，和往常一样只反映了把他们引进死胡同的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他们说：“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华盛顿放弃同汉城之间结成的政治、经济、军事纽带。”

他们声明的后半段指出的并不是使为反对朴正熙独裁政权而斗争的南朝鲜人民摆脱困境的道路，而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政策和道路。这同求放火者救火是一样的。朝鲜人民和世界公众知道：对南朝鲜现法西斯政权应负主要责任的人，就在华盛顿和东京。

如果美帝国主义停止对朝鲜民族内政的干涉，如果美国的刀枪不再扶持那个娃子，那末，“巨大”的暴君就会还原形——胆小鬼，“朴正熙推行的暴政”也就会告终。到那个时候，包括一些爱国的朝鲜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内的全体朝鲜人民就会堂堂正正地立即送这位暴君回冥府，而冥曹们再不会把朴正熙放回人世。

朴正熙是对人民采用野蛮手法的穷凶极恶的暴君

美国神父**詹姆斯·希脑特**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分发的文件

我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发言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对外援助小组委员会主席和各位委员：

所有的人，甚至南朝鲜政权都不否认，人权在南朝鲜得不到尊重。南朝鲜政权以来自北方的威胁为借口蹂躏人权，令人怀疑的是他们提出的这种理由是否可信。

十五年来，我一直在离三八分界线三十英里的某教区当了神父。正象美国谍报当局所承认的那样，北方的活动，在过去五年当中并没有加强，反而减弱了。

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反对朴正熙极权主义的权力集中，第一次发出了呼声。从那以后，我常常向许多美国谍报消息灵通人士征求了他们对我的活动的意见。他们都肯

定了我的活动并没有给南朝鲜带来危险。他们同旅居南朝鲜的许多美国政府官员一道，鼓励我为使美国改变对南朝鲜政策而作出更多的努力。过去许多韩国人也劝我作出这样的努力，而且现在也劝我这样做。同时，我的教会和别的教会也都完全支持了我。我愿意提出我所接到的有关支持我的声明的目录。

我在汉城同其他的一些美国人也联合了力量，他们关心事态的急剧恶化、外国公司别有用心地利用劳动市场、大多数工人完全被剥夺权利、基督教牧师和学生们以准备帮助这些工人为理由被捕入狱等问题。

我们真糊涂，为了对这些情况作报告并澄清是非，到了美国大使馆。我们在那里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回答。我们在那里得知的是我们的名字已上了黑名单，也就是说，我们的名字被包括在那些须加一定的监督的人的名单里去了。我们变成了异己分子。当时的美国大使把我们叫成异己分子。

特别是，美国新任总统访问南朝鲜的消息发表之后，美国大使馆从各方面注视了我们。

在南朝鲜，基督教虔诚教徒都被捕入狱，而福特却为同那些监禁他们的人握手道好而来到这里。我们于心有愧，没有脸去见我们的韩国人基督教徒。

九十多名美国人传教士签名致函要求，允许我们代表团同美国总统一行中的某一个成员见面。但我们等了五个星期，也没有得到回答。

对南朝鲜的为时二十三小时的访问告结束的那天夜晚

十一点，我们才接到了回答：美国总统一行将留下一个人来接见我们代表团。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我们的要求被抹杀一事表示了遗憾，这才使他们做了这样的让步。

这样，我们争取到的只是使总统一行中的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听了有关拷问、秘密逮捕、殴打、不法监禁等事实之后，只说一句“给我留下了很大的印象”。然而，朴正熙却通过福特对南朝鲜的正式访问占了很大的便宜。福特总统依然无条件地支持朴正熙。

福特的最使人气愤的这种支持恰恰是在朴正熙给八个无辜的人扣上共产主义阴谋之主谋者的罪名处以绞刑之后的第二天表示出来的。其实，美国政府清楚地知道，那种共产主义阴谋是未曾有过的。

为什么这样无条件地 支持朴正熙 政权呢？ 我们听说过，基辛格把朴正熙当作保障东亚安全的可靠的因素。基辛格只求安定，而不考虑其他的一切问题。

我认为，朴正熙对人民采用野蛮的手法，正在破坏南朝鲜的安定。他是个穷凶极恶的暴君，是受人诅咒的对象。

尽管如此，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哈比卜却于六月二十四日在众议院咨询会上就人权问题答道：可以说“在目前， 还没有迹象表明南朝鲜人们要支持现政权的意志有所改变”。

如果没有“意志的改变”，那么，为什么对自己的国民重又实行新的压制性法律呢？ 如果有人照实说国民的“意志有了改变”，那么等待他的就是监狱。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关心韩国人命运的人们和对外政策

的决策者之间的意见对立，我想介绍《纽约人杂志》今年五月二十六日一期的社论中重要的一段：

“事实很明显，近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把残忍的独裁政权看做是维护美国利权的可靠的安乐窝。”

假若国民的意志没有改变，诗人金芝河怎能成为那样的英雄呢？今年三月十四日，他又被监禁了。他原是在三个星期以前，同其他的所谓政治犯一起假释出狱的。十一个月的狱中生活并没能挫折他的精神，他的言谈仍然明确有力。这是只有诗人和文人才能做到的。金芝河还替隔壁牢房的人作了辩护。

金芝河从来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有关他的事，只是和他交谈过几句话。那个人是被扣上莫须有的共产主义阴谋的主谋者的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八个人中的一个。金芝河为那位名叫河在皖的人所作的公开辩论，甚至会葬送自己的性命。河在皖在几个星期后，被处以绞刑了。

朴正熙的文化公报部和文教部出版了把金芝河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的小册子，并在学校、军部和乡土预备军里面也讲这种内容。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知道，这一切行动出于一个目的，那就是要处刑金芝河，使他再也不能张口说话。我们对此表示忧虑。

难道对此会有什么异议或不利的反应吗？我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说，不可能会这样。假如朴正熙确信美国国会里不会有不利于自己的反应，那末，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杀害这位患严重“意志改变”之症的诗人。

我同许多患这种“意志改变”之症的南朝鲜人谈过话。

为治这种病，他们对很多人施加了拷问。但人们的这种病却越来越严重。至于四月九日被处以绞刑的八个人和被起诉后为酷刑所逼招认策谋了流血的颠覆政府计划的学生们，我可以给你们拿出一切证据来证明他们完全没有罪。我知道，许多韩国人不顾拷问和监禁的危险努力把这种情报传到美国特别是美国国会。我希望我能够再回到南朝鲜，告诉他们，那种冒险不会带来应有的效果。

我在被迫离开南朝鲜之前，看到一九七四年秋天举行的美国众议院咨询会有关南朝鲜人权问题的报告，感到非常失望。你们早已知道这些事，但是，对此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美国的一切官方文件都依然支持朴正熙。正如《纽约人杂志》所指出："事实很明显，近几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把残忍的独裁政权看做是维护美国利权的可靠的安乐窝。"

我作为天主教的传教士，有特殊的权利对现行的政策表示失望。现行政策利用着我国在韩国享有的名声。我看到了许多足以证实韩国人失去耐性的根据。怎样才能使他们不失去耐性呢？他们能够忍受美国的对外政策完全无视他们的利益这种事实吗？

六月二十四日，哈比卜回答一项质问说："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合作为的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哈比卜又说，我认为，即使我们的利益意味着给朴正熙提供他为奴役国民所需的一切，也是无关紧要的。哈比卜补充道："我们所追求的是我们所需的利益。"

目前，基辛格希望美国国会允许援助他国。据七月十

六日《纽约时报》报道：他警告，为了带来转变，不要采取停止对非民主国家的援助和同这些国家的通商的那种行动。他说："那种行动会造成错误的印象，把我们为保障安全的纽带误认为是慈善行动，因而会引起不安。"

基辛格在谈到慈善行动时，说了远远超越他的活动范围的话。我想，他这是出于非常了不起的策略性的关心。

朴正熙是怕美国国会的。他对美国国会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预测的，这个独裁者也就很难对付它。因此，朴正熙企图尽可能多收买美国国会议员。这是朴正熙政权的公开的政策。一九七三年六月六日从韩国驻华盛顿大使馆逃跑的首席文化专员李在铉的发言，给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一九七五年六月十日，他在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作了声明。

我向镇压暴动的警察队说明我们经常聚集到教会举行祷告会的理由和每当我们聚集时不必出动数千名警察的理由，这是我自愿担起的一项差事。我常告诉他们："我们不投掷石头。我们不打碎玻璃瓶。我们不袭击任何人。"我一直跟他们说，看到人民的权利被否定，我们不能不表示反对，如果人权得不到保障，谁也不能幸免受逮捕和拷问。我反复地说："在南朝鲜唯有朴正熙一个人将不受拷问。"

我喊的很粗暴，但警察并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我一说出究竟谁在资助所有这些镇压行动时，就立即有了反应。我问道："那个车子是不是美制催泪瓦斯发射卡车？你用的那个印有'美国'小字样的防毒面具意味着什么？"这

么一说，就有一个警察负责人走到我的面前说：你在干涉我们，你是外国人，对这些事一无所知，回你的教堂去祷告好啦！

我回答道：“我们本想祷告，可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耶稣不也是除了作祷告之外，还在群众面前讲过很多话吗？你用的携带式无线电话机是哪国造的？是谁通过那个无线电话给你下达指示？是韩国中央情报部吗？回到美国的我的家眷是缴税的。他们不希望他们缴纳的税款被用来武装你们警察，叫你们去吓唬那些参加祷告会的基督教徒，使他们吓得从祷告会场散去，叫你们去追赶学生，窒息天主教神父和修女。”

自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四月的这一期间，我在街道上以这种内容对于美国给予的援助谈了十五次以上。我常常受了护卫警察的严厉警告。往往有个韩国人摸着黑从背后悄悄赶到我的身边来；甚至我在受警察申斥的时候也有人紧握我的手小声道谢说，“谢谢您”。

美国源源不断地提供援助，这就给朴正熙提供一个证据，证明他的政权还在受人重视。朴正熙不希望有什么东西妨碍援助的不断流进。

然而，韩国人却认为这些美国援助不受任何限制地流进来，这恰恰证明美国大大缺乏道德原则。他们给我谈了他们的这种看法，而我也就不能不同意他们的看法。实际上，美国十分关心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不关心三千三百万南朝鲜人民的命运。不管朴正熙采用何等野蛮的方法，只要他能使他的国民沉默不语，只要南朝鲜国民不表示支持

现统治者的他们的意志有了改变，只要他替美国利权提供可靠的安乐窝，那末，美国政府是不愿意做任何改变的。

我对所謂“人民革命党事件”的干预和个人的见解

一、外国人传教士干预这个事件的经过

“那是带有爆发性的。可是，我们回溯到十年前对它进行了调查。”这是美以美教会传教士乔治·奥格在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举行的有关人民革命党的星期一晚祷会上说的一段话。

每周举行一次集会的我们团体把人民革命党人划入了“其他部类”。因为他们是在我们要予以帮助的南朝鲜政治犯当中占最后位置的人。尤其是，他们不是基督教徒或教会专职人员，我们所知晓的被监禁的人包括学生在内，共有一百多人。

他们被监禁的理由是，不管无意或有意，他们“帮助了企图用流血暴动颠覆政府的共产主义者、人民革命党”。

“共产主义者”这个标签，有足够的力量使我们大惊失色，甚至不可能对他深思熟虑。

他们的夫人都请求我们帮助她们。调查结果表明，对他们的非难是弥天大谎。不用说是在十年前，就是在那当

时即一九七四年十月，人民革命党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可是，那些捏造出这一事件的人们却以为没有人胆敢怀疑他们的话，而且以为这些不被人重视的人们就会被人置之度外。

这月末，乔治·奥格在南山过了一夜。这里有那臭名远扬的韩国中央情报部的建筑，据说他们从去年四月以来不带拘票逮捕大批人员在这里施加拷问。地下室里满是受审的"异己分子"，所以没有空地使大家舒展身体。被拘留的人轮流受拷问，等自己受审，等得两三夜合不上眼。如果打个瞌睡，脖子上就要受到拳打。

审问者接受上司的指示，要从被拘留者那里获得某种情报。因此对被拘留者的审问一直持续到他们承认上述的情报时为止。这些特务是在美国人那里受训的。

乔治·奥格受了这样的质问："你怎么会胆敢怀疑法庭的决定？这些人都是被判有罪的人。你有什么权利敢说违背判决的那种话呢？"

乔治·奥格为人民革命党人作了祷告，并在说教中吁请对他们的有罪判决进一步深入调查。

他受了一道指示，就是不准对这些人的事件再作说教，不准为他们作祷告。

人们生活在报道机关没有自由的那种地方，就无法知道言论的自由是多么宝贵的。这种报道机关不仅不给人民报道真实情况，而且使政权公开地对人民撒谎，卑鄙地、不合道理地歪曲一切事实，不让人们作逻辑严整的思考。

可是，美国的存在，多多少少给我们提供了在南朝鲜

活动的余地。据说，朴正熙屡次想驱逐一切外国记者出境，但是，他那温和的辅佐官劝他不要那样做。

乔治·奥格为了把人民革命党事件的真相告知美国的报纸，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美国人记者们在南朝鲜没有被驱逐出境，唯有乔治·奥格被驱逐出境了。

人民革命党事件的真相登在《纽约时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就开始办理了驱逐乔治·奥格出境的手续。十二月十四日他被迫坐飞机离开了南朝鲜。

于是，我们又受了一次警告，“不准干涉人民革命党事件”。

然而，驱逐乔治·奥格出境的事件立即引起了反响，那是十分强烈的。人们纷纷发出呼吁，要求对人民革命党人进行公开的民事审判。但一切呼吁都没有被接受。后来法务部竟宣布说，这一切呼吁都是违背南朝鲜的反共法的。

二、人民革命党人的夫人和她们的证言

夫人们已成了善于雄辩的辩论人。我们把讲坛提供给她们了。结果，她们被带到坐落在汉城南山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本部去了。一九七五年对妇女们来说是具有国际意义的一年。韩国中央情报部的特务们接受了如下的任务：

想尽办法把那些夫人带到中央情报部来。向她们说你们是她们的男人的朋友。又说，希望和她们一起到茶馆去私下谈谈话，这样做，才对她们的丈夫有所帮助。假如你们

把她们带到南山来的话，要叫她们担保，往后保持沉默，不再说这一事件是个捏造的。同时，如果没有很大的困难，有可能的话，就叫她们提出书面保条，保证不再到教会去。同时，要那些称职的能干的特务们，从夫人们那里要一份签了名的自白书，证明她们的男人真的犯了罪过。

十名夫人被叫到韩国中央情报部去了。有些夫人表现得十分坚决、顽强，胜过中央情报部的特务。

一个夫人说："我是为了养活你们这类东西，缴纳税金。所以，你们才拷问无辜的人们。"

李夫人，今年二十六岁，是带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抱着刚满十三个月的孩子，话说得很稳。特务向李夫人说，过一个小时后就可以让她回家。但是那个特务把李夫人带到那里以后，就说："你该在这里等着，直到你在我们提示的文件上签名为止，呆一个月两个月，我们都不管。"

李夫人说："他们没有给我一滴水或一粒粮食喂孩子。一天后，打扫房间的人替我拿来一点餅干给我的孩子吃。因为这件事，她挨了一顿申斥，说她妨碍了审讯。"

金夫人被叫去时把三个孩子留在家里了。最大的才九岁。这个妇女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恳求他们让她回去，但她竟被扣留了两昼夜。

审讯官说："你不必为你的孩子们担心。他们与其长大成人后为父亲的罪过受人欺侮，倒不如现在死的好。"这个妇女恐惧不安，终于在某文件上签了字。

大法院宣布的"还有一些未公开的有关人民革命党人的证据"也是用那种强行的方法弄出来的。

这些夫人得到允许离开韩国中央情报部本部之前，还要照例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向别人谈在那里发生的一切事情。

过不几天，她们到数千人聚集的教堂，叙述了她们的遭遇。

只要看那些证据，就容易了解国家不准人们提出任何质问的理由何在。

被判处死刑的八名被认为是策划打倒朴正熙的主谋者。这八名在被捕以前是互不相识的。他们在被判处死刑后作了申明。八名中的一个人说："我受拷问作了假招供。"另外一个人说："你们看，严刑拷打把我的腿弄成了什么样子。"他说着想把伤口给人们看。

"算了吧！"检察官大声喊："你再这样做下去，就会尝到拷问的真正滋味！"审判官板着脸听着这一切。当时在场的十二名目睹者向我肯定了确实做过那种对话。

被判处死刑的一个最年轻的吕正男说："他们把我打得特别厉害，打聋了我的一个耳朵。"

法院的审判记录都是捏造的。人们回答"不是，我不是"，但在记录上写的却是"对！是！"

而且，有的人是上了奸计被抓去的。例如，五月里，有个客人大清早找上门来说："我是从某某的故乡某邑来的。他住在这个附近，你能把我带到他家去吗？"于是，那个人为帮助这个陌生人走出了自家，从此以后，人们除了在军事法庭上隔着一定的距离看到他以外，再不能看到他了。

其他的人也同样被逮走后，再没有回来。这样的时候，当然没有拘票了。十年前任检察院院长的申稷洙是捏造"人民革命党事件"的主谋者。他发表人民革命党人业已逮捕之后，过了三个星期也无法得知被捕人的下落。十年前捏造这事件的主谋者申稷洙正是现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

"你把你知道的二十个人的名字都招出来！"

"你说哪些二十个人呀？"受拷问的何在皖这样反问道。

"左邻右舍，同学，不管是谁，反正要说出二十个人的名字来！"

河在皖天真地照办了。结果，他提的二十个人都被抓来了。

这样，许多人都被当成人民革命党党员入狱了。

在这五月的繁忙的三个星期里，申稷洙的部下为了查出证据，挨门挨户进行了搜查。他们发现了以《俄国革命》为标题的一本书。检察官做出严肃的脸色，把这本书当作证明共产主义者的证据交给了露出严肃的表情的审判官。然而，这本书是经南朝鲜文教部许可出版的，是一个南朝鲜人译出的美国人写的反共产主义书籍。

禹某在他被捕的前几天，给女儿买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用这种收音机可以收听北朝鲜的广播。就是这个收音机成了逮捕他的唯一的证据。这种收音机在南朝鲜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得到的。

在另一个家，他们发现了一种他们认为必要的东西，是上次选举时的竞选文件。这是在野党的竞选文件。

“你们的地下室入口在哪里?”搜查的人逼那家的女主人招出地下室的入口。

“我们家里根本没有地下室!”夫人回答道。

“你们一定有地下室。”搜查人员搜不出任何可作证据的东西而灰心失望，到头来硬叫她道出地下室来。

外国的谍报机关都注视了这个事件的发展。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进展作了如下的推理：这些人民革命党人承担别人的罪过而作为替罪羊，长期被监禁在监狱里了。他们可能遭到重刑，但是，当局或许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大性而释放他们，或者至少也会给他们减刑。对他们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剧本。

嘲笑家、牧师、甚至政府官吏和与这一事有关的警察也都是这样想的。有一个拷问者对被拷问者说：“你忍着，这是为了国家的。即使不符事实，也要为了我们全体，你就照我们的话招供吧。”

三、诗人金芝河的牵连

一九七四年四月被捕的大部分政治犯，于一九七五年二月中旬获释了。当时，人们的视听集中在人民革命党事件上。

诗人金芝河在出狱之前，从隔壁牢房的河在皖那里得知一些有关人民革命党的真实情况。金芝河是嫉恶如仇的人，对一切营私舞弊行为和不正义好打抱不平。每当他写的诗出版以后，他照例被捕挨一顿毒打。在他的笔下，通

过南朝鲜“特权阶层”、豪门大厦里的将领、脑满肠肥的工厂主和他们的太太、阿谀奉承的长官等俗物，把尘世的肮脏现实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激起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愤慨。 他的著作在南朝鲜是决不允许出版的。 但是，在日本，他的著作每次的再版总是供不应求。

出狱后，金芝河对人民革命党事件知道的更多了，并以他自己独特的口吻对此发起了议论。 他对五百名人群说：“朴政权已经比臭鱼烂虾还要臭！”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金芝河：看来现在还没有那种人，但是，你认为有谁能接朴正熙的班呢？他回答说：“无论是谁干， 都会比姓朴的强！”

金芝河获释后过了三个星期，又被捕入狱了。他再次同妻子和他坐牢时出生的生后十一个月的孩子分别了。

三个星期后，发表了“自白书”。这份自白书写道：“诗人金芝河承认自己帮助了共产主义事业。”这会不会是他经不住严刑拷打而写的呢？在这三个星期里，他们几乎每天用汽车把他从西大门监狱押到南山的韩国中央情报部去。政府发行了证明金芝河是共产主义者的新的小册子。这种小册子常用来作对乡土预备军（吸收未满四十岁的全体男子参加）的讲课教材。他们讲课时还说，基督教牧师特别是外国人牧师们不仅是容易上共产主义者的当的人，而且其中的一些人是道地的共产主义者。

对于他们拥护人民革命党这一事，怎能另作解释呢？

四、学生们的不稳状况、坐牢和拷打

南朝鲜学生的不稳状况是不同于世界任何国家的。这是该由历史负责的。如果能够采取措施抑制非正义，保障平等，那末，学生们的斗争可能是不需要的了。可是，实际上，南朝鲜青年当中最有忘我精神的、最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们认为，当营私舞弊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时，拥向街头是自己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四月，照例是斗争的季节。而朴正熙在一九七四年四月用监禁和拷问的方法是否扼杀了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呢？看来，并非如此。二月中旬出狱的学生们通过广播毫无畏惧地讲了他们遭受的种种严刑拷打。例如把衣服剥光，往赤条条的裸体泼冷水；用木棒毒打；把木棒夹在两腘中，叫人跪下来，然后用脚乱踩大腿；五个人围上来用脚乱踢；往鼻子和嘴里灌水，直到肚子膨胀，呼吸困难而晕过去等。

施加这种拷刑之后，他们暂且休息。这时他们对学生们说："这种方法要一直继续下去，除非你们招出曾图谋用流血暴动来推翻政府这一供词。"

有的受了一夜的拷刑，有的受了一个星期的拷刑，有一个学生竟受了六个星期的拷刑。我问了一个人，为什么要拖那么长的时间呢？他不理解我的意思似地望了我。我换一句话再问他："为什么坦白了？ 如果你能够那样长期坚持下去，为什么到头还是'招供'了呢？"

他含羞地回答道："我缺乏勇气。"他懊悔自己意志薄

弱，竟把自己没做的事招成事实。

李哲的供述可能给他们捏造人民革命党事件造成了最大的障碍。他是二十八岁的复员军人，在汉城大学里专攻社会学。他被当局认做是为定出抗议计划，企图组织学校之间的联络网的学生。李哲被描写为眼睛发出凶光的狂人。他是一九七四年四月进行三个星期搜查时的搜查对象。他被判处了死刑，并成了广播剧和电视剧里面的恶棍。

他一直化装为高等学校学生，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捕。如果他摘掉学生帽，可能早就被捕了。他已经是头有些秃的青年。李哲的供述是：对于人民革命党他什么也没听说过，除了同学生接触之外，跟哪个组织也没有接触过。

五、被判处死刑的八个人的背景

由于其他人的获释，人们更加关心人民革命党事件了。我们的星期一晚祷会便成了外国人会合的中心。在这里收集了上述那些骇人听闻的一切情报。在这里直接认识了所谓人民革命党人。其中五个人是离汉城向南约有一百英里的大邱市的人。一个是养蜂业者，一个是开澡堂的人，另一个是木材堆积场的监工，第四个人是失业者，最末的一个人是二十九岁的未婚者，是个家庭教师。其余的三个人是住在汉城的人。禹某是出售邮票的一个小公司董事会的干事。（“我的男人很象你。”禹某的夫人在我们二十名被带去的警察署里对一个外貌稳重的警官说。她还

说："他不是犯人， 而是希望把自己的四个孩子抚育好的人。"）

还有一个姓李的汉城人，他的夫人和吃奶的女孩在韩国中央情报部本部连一点吃的东西和水都没有得到。李某还有两个儿子（五岁和四岁）。他在一所职业学校教日语。

金某是汉城的一个女子高等学校的教员。他的夫人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后来，她非常后悔这种行径，决心自尽，就买了耗子药，还把自己结婚时拍的所有照片全给撕碎了。她是个非常柔顺、 文静的家庭主妇。 她并没有自杀，却当着几百名人群讲了她在韩国中央情报部所遭受的一切事实，以此"赎了罪"。当再次受到韩国中央情报部的威胁时，她找外国人记者说明了这种情况。这些夫人都受了政府的警告，说这种行动是严重的反政府罪行。看来她们几乎每次都参加我们的星期一晚祷会。

六、大法院的审判光景、静坐斗争、驱逐

大法院决定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八日对这个拖了很长时间的案件进行判决。被告们不能全部参加这一切判决，而只有十三名的审判官和检察官参加。法庭只许带入场券的特定的人入场旁听。法庭上没有律师出场。

判决用了十分钟。首席审判官宣读判决书，确认下级法院的判决后，十三名审判官起立排着队走出了法庭。

一个夫人大声叫一声"审判官"， 并说："请等一下，我有话跟你们说，你们听着。"

审判官们对夫人的叫声连理都不理，匆匆朝门走去。另一个夫人也哭叫起来了。记者为了在她们被法警推出后门之前听听她们的话，急忙跑过去。后来，这些夫人和参加星期一晚祷会的几个人，才发现大法院的法庭里剩下的只有他们几个人。

我在心里想："这些夫人为什么那样歇斯底里呢？"禹某的夫人坐在长凳上，拿自己的阳伞朝凳子乱打，打坏了阳伞。我心想，我们都预料到这样的判决吗？他们的死刑可能在一个礼拜或一个月以内减刑。但是，我也象这些夫人那样，大声谴责了当局的这种非正义的行为。

审判官们决定在下午开会。由于一群流氓似的便衣警察的镇压，静坐斗争遭到了失败。便衣警察把进行抵抗的这些夫人推上了事先备好的大型警车。这些夫人被运到离汉城市较远的地点后才给放了出来。

当天夜晚，在大圣堂举行了祷告会。那些夫人中的部分人参加了这个祷告会。她们的嗓子都喊哑了，也显得疲惫不堪。

七、执行绞刑

祷告会在夜晚十点结束了。六小时后，那八个人都被处以绞刑了。我们都义愤填胸，受到了很大的震惊。

不该发生的事竟然发生了。呼吁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求无论对任何人的死刑判决都要依照法律的这一呼吁，带来了什么效果呢？

他们已经死了。我们通过广播得知了这一噩耗。那些夫人也通过广播听到了这个噩耗。

绞刑是在西大门监狱里执行的。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拥到西大门监狱前，是当天下午过三点的时候。西大门监狱前两侧一百英尺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警察队在那里筑起街垒堵住了行路。交通警吉普车在对面的街道上驶来驶去，命令市民散开，不要聚拢来。

我们冲过警察监视线到西大门监狱门前，要求去见见这些夫人。

警察撒谎说："她们不在这里。"

当天下午两点，我回到汉城的住处，看到了写有给我打来的电话内容的纸条，纸条上写道："那些夫人在西大门监狱等你。"

我们说，"我们知道夫人们在这里"，并要求允许我们进去。但是警察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可是，过不一会儿，那些夫人一个一个地从监狱走了出来。她们被亲人搀扶着。亲人们几乎拖着这些哭泣的夫人走。这些夫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始终不准我见他。一年里连一次也没有允许。"

她们走近一个警察说："你们曾说过，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呆着，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你们的那些话指的是这种结果吗?"一些夫人伸手打了警察。这时，为了不让人们看这种光景，镇压暴动警察队的三辆大型汽车赶来横停在监狱入口。汽车上坐满了待命的便衣警察，他们是来驱散可能会聚拢来的示威群众的。

我们得知住在汉城的三个人的尸体将交给他们的夫人，为了到牺牲者的家去，便离开了那里。

八、验　尸

第二天早晨，应这些夫人的要求，有一位传教医生去验尸证实拷打的痕迹。在这三名牺牲者的家的周围，布满了监视的警察。有人打来电话说："你们可能很难到那里去。"然而一个小时后，警察都走了，象是他们希望我们到牺牲者的家里去似的。

我陪那个医生先到李某的夫人家里去了。我没有进屋，站在院子里说："警察再来时，好对付他们。"但我不愿意看尸体。

医生说："他们受严刑拷打已经过了一年，在他们的尸体上会有殴伤的痕迹吗？因此，我不能不说不经透视就不能发现拷打的鲜明的痕迹。"接着，我们到了请医生的另一个家。

禹某于一九七四年五月被捕入狱蹲了一个礼拜后，监狱的医生允许他不参加体操，因为他腿不好使。禹某在他的妻子给他送进来的书页里插上医生批的纸条（允许他不参加体操的纸条）偷偷地还给她了。他过去根本没有患过腿病。

我说："禹夫人，你最好把孩子们从屋子里打发出去。说不定警察什么时候又要赶来。所以，医生也尽快动手才好。另外……"

禹夫人带着性急而疲倦的口吻说："是的，孩子们已经看过了尸体。"

我想和孩子们一起离开屋子。可是我找不到离开屋子的借口。我禁不住激愤，我的心在翻滚，实在不忍看尸体。

安置在靠窗户的炕上的尸体上盖了干净的白布。医生首先检查了腿。

医生检查好腿后，又盖上了腿部，然后从头部掀开了白布。

我从来没有看过被处绞刑者的尸体。我看了当年四十五岁的禹某笑脸的照片和他的四个孩子的面孔，转脸看了他那拉长了的脖子上头的面孔。他的脸与其说是变了色，倒不如说是皱歪了。

他的三个女儿（十一岁、十五岁、十六岁）和十四岁的儿子都和他的母亲一起又哭起来了。

据被处绞刑时到场目睹的人后来传达，禹某临终时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的儿子丘呀，你爸爸没犯过任何罪。"

九、围绕殡车的争斗

在大邱搞养蜂业的宋相镇家里人，租一辆殡车，叫司机开到奥古斯丁·哈姆神父的圣堂去。宋相镇的家人还没有打开钉好的棺盖看过一眼。这口棺材是四月十日上午九点，在监狱后面交给宋相镇家属的。

南朝鲜各报纸报道：犯人的尸体已交给他们的家属了。

当殡车开到岔路口时，乘摩托车的警察命令司机不要

往教会的道路开走。宋相镇的家属说一定要开往去教会的道路，并叫司机停了车。至于变更殡车去路，警察并没有听到上头的指示。于是，双方争吵不休，拖了时间。双方都向上头打了电话，当上头下了结论的时候，已聚集了二百五十名镇压暴动警察队和七十名宋家的亲友。

上头的结论是，“不管情况如何，不准把那具尸体送往教会。要把尸体运到火葬场，按着当初的指示，进行火葬”。我们对当局这两天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慨，虽然明明知道打不赢，但我们护着殡车，决心同他们干一场。警察为了从我们七十人手里争夺殡车，足足花了半个小时，还不得不用牵引车来拖走。

警察坐上他们的公用汽车走掉后，我们穿着撕破的弄脏的衣服走了路，一些牧师和神父的衣服上甚至沾上了血。

我们徒步走到教会，并在没有宋相镇的尸体的情况下，举行了祷告会。“请拯救我们于恶海”这句话，带有新的力量和新的意思。

这个短短的祷告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又有一具尸体在去教会途中，被拉去火葬的消息。这是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尸体。他曾在法庭上利用允许他说话的一分钟说：“我的一只耳朵给打聋了。”

谁也没有机会诊察他的耳朵。

十、禹某的葬礼

第二天，在位于汉城以北小土岗上的乡村，静静地举

行了葬礼。那是四月十一日，风和日丽、迎春花盛开的春天。象征新的希望和喜悦的花儿象是在嘲笑站在坟墓周围的我们。

禹家是传统的佛教徒。但是很多基督教徒参加了葬礼，并各自按照自己的想法致了悼辞。

“正象毫无罪过的耶稣被处决的那样，你的爸爸也是无辜地被处死了。你最后一次看到了爸爸，但你是决不会知道你爸爸经受了多么大的痛苦的。”

“他是为真理而死的。他原可以投降，也可以诬告别人，也可能被放出来的。”（朴正熙可能是希望他们那样行动的。他本人正是以那种方式开始向上爬的。他曾密告了他的朋友和弟兄，他就是这样发迹的）

“禹先生啊！你被诬为罪犯了。你的子女成了叛徒的子女。但是，不久的将来，人们会知道，你曾是真正勇敢的好人。”

我从葬礼回来后，才知道找我的电话铃响了一整天。那是法务部和移民局为向我提出第三次警告打来的电话。我的签证到四月二十八日就要期满了。看来，延期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必须在四月三十日以前离开南朝鲜。

四名朝鲜人神父被劫到位于南山的韩国中央情报部去了。在这春暖花开的四月里，他们一个一个地被抓去了。他们被拘留一宿后，都放了出来。对他们警告的内容是和我从移民局受到的警告相同。他们警告说：“不要出入他们的家。这个事件已宣告结束了。要忘掉有关这个事件的一切！”

站在领导地位的基督教新教牧师四人被监禁在狱中。他们给扣上了纯属捏造的“欺诈”嫌疑的罪名，四月里被捕入狱。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是全国基督教理事会会长。

对八名无辜的人决定处刑的是朴正熙本人。理由是，正如朴正熙的党的副总裁李孝祥所说，“为的是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

他指的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准备奋起展开四月斗争的学生、仍在大声疾呼的牧师、勇敢地起来反抗的人们。他是要对这些人说，“要尝尝我这个拳头的滋味！”就是说，“我要以暴力和恐怖进行统治”。

朴正熙在继续活动。朴正熙宣称，他施行种种恐怖的理由是在这来自北方的侵犯临头的危急关头，要使国民团结起来。

美国谍报当局很清楚这不是事实。

执行绞刑的第二天，福特总统重申，他决不想废除至今同朴正熙政府缔结的协定。

福特的这一发言，在与人民革命党事件有关的八个人被杀害后，置于严格监督之下的南朝鲜各报纸大书特书地登了出来。在福特的讲话中，这句话不过是一小段。在福特的讲话中，虽然只有这么一句， 但它向朝鲜人， 优秀的、道德观念很强的朝鲜人充分说明了，美国现在的立场就是支持实行强权暴力和恐怖统治的朴正熙。

二十世纪罪恶泛滥的社会

原载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行的 《朝鲜新报》（一九七四年 五月 十六日）的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法国人教授 **阿兰巴尔太** 的南朝鲜纪行

据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朝鲜新报》（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行）的报道， 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阿兰巴尔太教授，非常关心并深入研究亚洲问题特别是南朝鲜问题。他在二月到南朝鲜进行历时两周左右的访问，目睹了南朝鲜社会的实况。

他说，他通过很多资料，已经清楚地知道了朴正熙独裁“政权”的性质，以及在它的殖民地的附属性政策下受尽压迫而呻吟的南朝鲜人民的悲惨处境。但他这次直接看到南朝鲜的现实， 看到超越想象的惨状， 受到了很大的震惊。并给《朝鲜新报》社寄来了以《二十世纪罪恶泛滥的社会》为题写的长篇纪行。

下面介绍《朝鲜新报》连载的这篇纪行。

头发染了色的一个女明星，围着毛围巾，在许多穿军装的美国军人面前唱歌跳舞，军人们向舞台上的明星吹着口哨，扔出帽子。……

这种场面使我联想起我小时看过的旧纪录影片的一个镜头。

美国政府曾为了提高战斗在朝鲜前线的“自由军队”的士气，向前线派了大批女演员。

当时，为反对越南人民而战的法国，积极支持了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战争。

美国分裂了朝鲜，还在一九五〇年对北朝鲜发动了冒险的军事侵略，如今依然把四万名的军队驻扎在南朝鲜。戴“联合国军”帽子的美军司令部，把南朝鲜的法西斯军队置于自己的指挥之下。

美军司令部出动南朝鲜军、台湾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频繁进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例如：一九六四年“飞龙作战”、一九六九年三月“网膜的焦点”训练、一九七〇年“黄龙作战”、一九七一年“自由堡垒作战”等。

这种作战计划和训练，使人想起朝鲜战争时期。

美国已经把原子武器运进了南朝鲜。美帝国主义的这种好战的威胁暴露了它们阻挠朝鲜统一的意图。正因为这样，全世界人民特别是不结盟国家人民在去年联合国大会上一致表示决心，支持南北朝鲜人民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

美国已不能象往日那样任意摆布联合国了，对朝鲜问题也不能再蒙混过去了。

我在研究南朝鲜的政治、经济的过程中，抑制不住想访问这个国家的愿望，于是前往南朝鲜作了旅行。

我早就知道到这个国家去旅行是件很困难的事情，而

实际上就是如此。

这个国家冬天的寒冷令人难耐，而国家的惨状更令人难忍。

再说，我作的旅行是孤单的旅行。

二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把需要的东西装在背包里，背在背上离开了东京。

第二天下午五点半，乘船离开下关渡过了波涛汹涌的玄海滩。

二十三日早晨九点钟抵达釜山。我从这里开始了对南朝鲜的旅行，去过马山、大邱、光州、木浦、济州岛、汉城、浦项等地。通过旅行亲眼看到这个国家的惨状和复杂的现实，三月八日晚上回到了东京。

对"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引起的疑问

我到达釜山就遇到意想不到的寒冷，浑身直打哆嗦。

从市郊的秃山刮下来的刺骨的寒风，无情地吹打着那些缩紧肩膀，两手插在衣兜里的行人的脸颊。

可是人们还说，这同大邱、大田、汉城、春川等地的寒风比起来，还算不了什么。

"韩国"的确是个寒冷的国家。这与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是毫无相干的。然而，这个严冬使许多衣不蔽体的人冻得发抖，这是事实。

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把大多数城市居民和几乎所

有的农民赶进板棚或用土和草盖的土窑里了。这个社会经济制度决不是与居民受冻的痛苦无关的。

釜山到处是贫民窟

釜山市的街道是很肮脏的。

街上，许多衣着褴褛的市民，来来往往，他们中间还夹着不少穿工作服和行军鞋的军人。

摆小摊儿的多得令人吃惊。路两旁尽是些带着手套转动缝纫机的女人、擦皮鞋的人、卖零吃的人、作小买卖的人等等，实在多得很。有一个人拖着装几个铁桶的推车，穿行自行车和人群中间。我问一个人那是什么，那个人用日本语答道："密自(水)。"城市里没有自来水， 人们拖着装水的推车穿街叫卖。

釜山是"韩国"的第二个大城市。这里有一个国立综合大学、两个私立大学；影岛西北有造船厂、水产学校、东年联合胶合板厂等。我问人们，既然这样，人们为什么会这样穷呢？他们回答说，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产业充分吸收劳动力。

据资料，一九七〇年南朝鲜的胶合板工业采用了一万五千名工人。胶合板在出口品中占百分之十。没有森林资源的南朝鲜，专从东南亚进口胶合板原料，可是原料的进口，决不是令人满意的。

拿造船工业来说，南朝鲜建造的船只占全部船只的五分之一。要购买所需船只，就要以放弃本国商船的优先权

为条件，从日本借五千万美元。来往釜山和下关之间的关釜客轮，也是日本造的。最近，日本在南朝鲜建设一座造船厂，一九七二年出口了价值达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船只。据说，到一九七六年其出口额将达二亿美元。

午后，我信步逛街，偶然发现了市场。市场拥挤得很，显得十分嘈杂，巷子里挤满了出售零星杂货的小铺。卖货的女人把冻僵的手插在衣服里暖暖。

一个年迈的女人用毛巾裹着头，坐在胶布上，还拿毯子盖了膝盖。她卖的是袜子、手套、头巾之类的东西。

还有卖蔬菜的和水果的。一个苹果三十块钱，一个梨六十至一百块钱，桔子也很贵。有些女人坐在外边，用冻僵的手剖鱼腹。

有的青年手上托着高垒的托盘，骑着自行车驶去；还有的青年在自行车的载货架上垒得比他的个子还要高的桶，用橡皮带绑起来吵吵嚷嚷地穿行人群之间。

寒风袭人的路边，处处摆着摊子，铁炉里烧着蜂窝煤。

人们不时地靠近火炉烤手取暖。虽是露天，但这种火炉喷出的煤气味儿扑鼻难忍，到处都是煤气味儿。

据说，三分之一的釜山市民是靠这种小生意维持生计的，而大部分是妇女。她们早晨七点摆摊儿，晚上七、八点收摊儿，但只能挣到八百至一千圆。

市周围丘岗是贫民窟，全是用混凝土块和木板盖的小破房。丘岗上当然没有自来水。妇女们蹲在小院子里，用小锅煮着衣物。在曲里拐弯儿的小巷里，孩子们蹦跳着玩耍。

不能住人的公害地——马山

马山虽说是闻名的有“自由输出地区”的近代工业城市，但这里的贫民窟更是悽惨。房子的窗户纸都撕破了，屋顶上盖的全是生了锈的薄铁板。

只有处处的教堂钟楼高高矗立在板棚顶上。两个穿裙子的年轻卖淫妇用英语向我搭话。

我朝着烟囱矗立的工厂区走去。从烟囱冒出的烟雾冉冉升上灰暗的天空。寒风吹过来卷起了一股灰尘。我到某一个工厂的入口，从敞开的大门瞧了里边，只见工人们在那里作工。他们之中几个人看来顶多有十五六岁。

他们从炉里取出煤渣装在卡车上。他们的衣服和脸都沾满了煤粉，变得乌黑。虽说是工厂，但只不过是立了几根柱子的破棚，没有一面能挡风的墙。

我想拍照，走进里面。

里面的办公室前，停着一辆高级轿车。两个系领带的汉子坐在司机座儿上，一边吸烟，一边交谈。

工人们打手势，要我给他们照相。

为了照相，我脱了手套，但手冻得不听使唤。约过十五分钟，我走出了工厂，大衣上沾满了一层煤灰，照相机的镜头也得用手绢擦。

离工厂不远的地方有许多简陋的板棚。寒风不时地扬起路面上的灰尘和煤灰。在这荒废不堪的地方，灰尘和煤

灰简直成了空气的自然成分。

有一个女人用厚厚的被子背着孩子，从板棚走出来，她的头发蓬乱，脸上给煤灰抹得黝黑，神气显得疲劳。她对蒙了一层煤灰的脏衣服满不在乎。……

我透过一家板棚的脏玻璃窗，看到了一个没了牙的老太婆坐在炕上。孩子们在外边踢小石头玩。这时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左拉的小说里描写的十九世纪的情景来。

我回到旅社一看，鼻子、前额，甚至眼睛都蒙上了一层灰。这里的人们得在这样的地方过一辈子。

这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厕所（我好几次看见孩子们跑到路边小便），也没有电灯。

夜晚，我又到街上去看了。市中心立着一对希腊式男女裸体雕象。

我看到这时代错误的男女裸体雕象站在寒冷的市中心，不禁扑哧笑出了声。

从市中心走不远，立有没有安上街灯的电线杆。看来，原来电力生产不够，又遇上了石油危机，所以事态变得更恶劣了。

失业者成群结队的大田、光州、汉城

大田也有贫民窟。我乘公共汽车在十二点左右到了大田。我原想到光州去，可是开往光州的公共汽车在下午五点半开。我只好利用这个等候时间，逛了离车站不远的公共汽车停车站附近的街道。用木板、薄铁板或泥土盖的矮

小的房子一直排列到铁路那边。

街上到处都看到蹦跳着玩耍的孩子们，他们身上套穿着几件单衣。

男孩子们在冰上滑雪橇。路又滑又脏，看起来令人作呕，房子又是东倒西歪的小草房，这种情景我如今也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叫卖饴糖的人推着小车，发出大剪子的卡喳声走过去。对面的场地上，卖饴糖的人收集的破烂堆积如山。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提着空罐头盒捡烟蒂。

往公共汽车站附近的河岸走去，简陋的小房子越来越稀疏，出现了盖得坚固的房子。在江岸影院前面，一群孩子看着日本“武士”电影广告画。

在回汽车站的路旁有滚球场和带舞场的酒馆，它的后边有一座教堂。

我在车站遇见一个这个城市的学生，彼此用英语攀谈了一会儿。据他说，这个地区居民的生活特别苦，大田的大部分居民住在这样的贫民窟。

从光州露天商场旁边流过的河水，散发着难闻的臭味。集中在河岸的贫民窟也实在惨不忍睹。依我看，光州的房子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是这样的小草房。

那末，汉城的情况是怎样呢？据资料，汉城人口的一半住在贫民窟。在每个板棚里住三户三十六至四十五人（每户十二至十五口人）。据另一个资料，汉城贫民窟的居民中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户主是失业者或半失业者。

对于这一无数的贫民窟和居民的贫穷状态，那些漫不

经心的外国旅行者也只过两天，就会受到很大的震惊，无论怎样单纯的人也对这个国家所谓“奇迹般”的经济发展不能不表示怀疑。

小草房的油灯和破墙

荒地是南朝鲜农村的象征

南朝鲜的大部分农民只占有极小块的土地。

微小农户土地不够，收入少，不能不借债。如果不能及时还债，就要被债主夺去土地， 租种地主的地。 据资料，一九七一年，地主占有的地占南朝鲜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三，水田的百分之七十由佃户耕种。

“农地改革”招致的惨状

根据解放后在南朝鲜实行的“农地改革”，住在城市的地主必须卖出全部土地，拥有三町步以上土地的农民也要卖出超过三町步的土地。

然而，大地主依然存在。那是因为地主耍花招，采取卖地的形式，给地籍簿换上了自己家属的名字。

实行“农地改革”的结果，贫苦农民平均土地占有面积却减少了。即和一九四七年相比，占有一町步以下土地的农户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一至四十五，一九七一年占有零点

五町步以下土地的农户占百分之三十二。根据“农地改革”的限制占有三町步土地的农户占少数。

这样，由于微小农户的增加，在农村，农债和租佃又盛行了。据巴尔茨说，佃户种的土地中百分之二十是他们曾为还债或其他原因卖掉的土地。

李承晚“政权”实行的“农地改革”的目的，在于防止北朝鲜的土地改革在南朝鲜农民中间发生影响。其目的还在于对卖地的地主提供补偿，以保障他们的利益。结果，地主获得了双重利益，即把土地卖给家属，又从国家得到补偿。实行“农地改革”的结果，地主的处境大有好转。但南朝鲜农民反而受更残酷的剥削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同北朝鲜农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提高的事实比较起来，完全是两样。

朝鲜劳动党实行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废除了佃农制度。后来，朝鲜劳动党按地区把土地和农具归于集体所有，建立合作农场，从而迅速提高了农业生产，促进了农业的机械化。由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可以迅速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了。结果，发展了的工业可以向农民供应农业机械、化肥和消费品了。从一九六六年起完全废除了集体农民的实物税，已经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一九七三年的农业生产比一九七二年大大增加了。目前北朝鲜的农村，每一百町步耕地有两台拖拉机（到一九七四年平原地区为四台，半山区和山区为三台——译者注）。朝鲜劳动党预计在六年计划期间把每一百町步耕地拥有的拖拉机台数增加到六至七台。农村的水利化和电气化早已完成了。

与此相反，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调查，一九六九年南朝鲜进口的粮食包括五万吨大米在内竟达二百四十万吨；一九七〇年包括五十二万一千吨大米在内达二百一十万吨；一九七一年不能不进口一百一十万零七百吨大米了。

再据一九七〇年联合国发表的统计，南朝鲜拥有的拖拉机、收割机、脱谷机共有一百台。

简陋的小草房，荒芜的土地

朴正熙"政权"在一九七二年制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在二百三十万町步耕地中，对四十五万町步进行技术改造，而且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对百分之七十的农户实现电气化。然而，电力本来不够用，加上把电力优先供给外国人经营的企业，因此这个计划是难以兑现的。通过这次旅行，我看到了南朝鲜农村几乎没有电。在大邱，据儿子当军官的一个商人说，这个地方的大部分农户都用油灯。

物价暴涨和粮食不足，自然会大大影响家庭生活。现在石油价格一跃暴涨到十公升一桶一千二百二十圆了。据大邱的商人说，这简直是吓人的价钱。

从马山乘汽车到大邱的路上，可以看到许多贫穷不堪的村庄。房子都是小草房，既没有电灯，又没有玻璃窗。有的房墙倒塌了，房顶也很矮，实在简陋不堪。我不止一次地误认为那是畜舍或库房。

下面再介绍在开往木浦的汽车里记下的东西。

离开了光州，路旁全是名副其实的小草房，是些泥墙灰色草屋顶的小草房。光秃秃的小土岗上是抹了泥土的草屋，窗户没有糊，屋里又窄又黑。 再走一段路， 路很泥泞，孩子们在那里蹦跳着玩耍，眼前是一片荒地、泥水、破墙、塌下来的屋顶。炕上什么也没有铺，在凹陷的厨房里，女人在做什么活儿。所有的门都敞开着，为的是放出屋里的烟气，使阳光照进来。

汽车沿着结了冰的河岸驶去。天已经黑了。油灯光从开着的门、糊了纸的窗户，偶尔从玻璃窗透出了亮光。我在木浦也见过农民的如此悲惨的生活。

沿着与这个国家农民的悲惨生活不相称的高速公路驶去，可以看到很多大村庄。在这些村庄里，间或有盖了青瓦和绿瓦的新房子。据一个神父说，有这种房子的只是外国人常常来往的高速公路沿线。

确实是那样，离开了高速公路沿线，村庄里根本看不到瓦房或电线杆。在汉城看过的英文观光简介里，也夸耀什么“新村庄运动”，但这只不过是要欺骗那些怀疑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观客而已。

让我们看一下农民的生活情况。冬天，地冻结了，他们就不能做活儿，所以，每年要失业四、五个月。每个农户月收入只有二万至三万五千圆，只拿这笔钱是无法存款以备没有收入的季节使用的。所以他们不能不再拉饥荒。看来，租地主的地的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是差不多都一样的，一个农民一天的收入，男人为七百零三圆（一点七六美元），女人为四百七十八圆（一点二美元）。

越来越多的农民弃农流入城市

农民源源流入城市，这充分说明他们的不幸的处境。

人口往城市里的集中，带来了严重的城市人口膨胀和使农村的失业现象转到城市的结果。

资本主义杂志《远东经济》也对南朝鲜农民的失业状况和他们的悲惨处境表示忧虑， 说这里孕育着“危险的革命因素”。

有一位社会学者说：“如果每年有二十五万至五十万的农民为找职业而拥进城市，促使城市失业者增加这一倾向持续下去，那末，南朝鲜的大部分劳动力就会变成非生产性劳动力，失业状况和悲惨处境将带来毁灭性结果。”

甚至向欧洲或美国“出口”儿童的不堪设想的社会

由于有权有势者的肮脏的利己主义，在受残酷剥削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当中有两个社会组成部分特别悽惨，那就是妇女和儿童。

在城市到处可以看到有许多少年，甚至年幼的孩子擦皮鞋，卖口香糖或当报童。据说，有时这些少年被警察用来做告密者。特别是在汉城车站前，报童格外多。他们用嘶哑的声音悽惨地哀求人们买日刊报的最后一版。他们那

肮脏的头发任凭寒风吹拂。他们为了弄到一碗饭，到处奔跑。看到了他们那紧张而发热的面孔，不禁使人联想起社会主义国家少年们幸福的面貌来。

在昏暗的地下道里度日的少女

在南大门广场地下道里，穿“窄裤”和肥大的线衣的少女在卖报。

这里的少女要在这阴暗的地下道孤独地混一天。她们为了糊口，为了养活家人，一天到晚，在汉城的人群中穿来穿去。她们的处境实在太悲惨了。她们的手沾满了报纸的油垢和钱的污垢，弄得黑黝黝的。名叫全泰日的少年工人的日记，详尽地叙述了彷徨街头的流浪少年的生活。日记写道：

“由于悲哀和不吉利的预感，我的心就要炸裂了。在这个冷酷的世道，既没有睡处，又没有干活儿的地方，再过几天，钱也快用光了。一想起这些，就无限怀念过去，并渴望这一悲惨的现实早日被消除。

“我领着弟弟到南大门商场，买两碗十块钱一碗的杂碎汤充饥后，买了擦皮鞋箱、刷子及其他所需工具。我叫弟弟去卖报，因为他年纪太小。晚报下午两点钟才出，所以我就领着他去，先教给了他擦皮鞋的方法。

“下午两点，弟弟去卖报了。我们哥俩约好晚上再见。

“也许是因为我穿了‘国民学校’的制服，几乎没有人来要我擦皮鞋。加上，我挨了孩子们的几次狠打。这个当

儿，有人偷走了我的擦皮鞋箱。直到傍晚，仅仅赚了三十块钱。到‘乐园商场’去看，弟弟早已在那里等着我。

“弟弟说，只卖了两张报，所以想要到茶馆或酒馆去卖，可是擦皮鞋的孩子和街上的孩子们捣乱，没能进去。他向我说，他要等擦皮鞋的孩子们都回去后，再去卖报。”

这篇日记叙述了擦皮鞋的少年的收入情况、最底层的生活情景和正在成长着的少年一天只能喝一碗汤充饥的惨状。还写道，同街上忍饥挨饿的少年打成一片是多么艰难。

到过汉城的这两个少年对他们的处境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感到悲伤、孤独，但还抱有要活下去的微弱的意志和强烈的兄弟之爱，因此，他们要改变这个现实的愿望是十分热切的。

日记里还有这样的一段：

“我要么象患热病而倒下去的士兵那样祈求苏生，要么抛弃一切希望，只盼望这个现实早日消亡。”

用苏生、断念、消亡等理想主义的词句做出的表现和要主张己见的这一表现，是要毁掉这个现实的意志和推翻剥削社会的意志的表现。从全泰日少年短短的一生来看，绝不允许人们对这种表现抱有任何怀疑。

公共汽车一到停车站，卖煮鸡蛋、苹果、饼干之类的孩子们蜂拥而上。停车时间只不过是五、六分钟。但有三四个少年提着货箱上车。他们用难以想象的敏捷的动作和令人发笑的口气很流利地叫卖并不多的商品。

公共汽车一开动，他们就一个个从还在开着的车门跳

下去，拥到一个角落，数钱。……然后再等下一趟车。

到了夜晚十点左右，在冷清的街上，又有一些卖紫菜饭的贩子沿街叫卖。这些贩子几乎都是少年。他们虽是孩子，但叫卖声却很粗，象大人一样。

从远处传来他们单调而孤寂的叫卖声。“紫菜饭，紫菜饭，紫菜饭喽……”他们老是把最后的声音拉长。他们一直瞧着前面走，但有时，扭过头来看人家的窗户，看是不是有人要买。他们箱里装的是用米饭和生鱼片、紫菜做的食品。如果路边有酒馆——妓院，他们就开门进去，用好奇的神色探头探脑地瞧瞧里面，然后走进走廊，反复叫卖。有时候，那些玩妓女的客人有点饿了，就叫丫头去买来紫菜饭。于是这个少年贩子就趁机利用那个丫头再到别的屋子去卖。然后，和自己的影子一起消逝在冷清的街上，只有自己脚步的回声和粗大的叫卖声伴着他，可是没有路灯的时候，连影子也没有。……

暴力、孤独、饥饿总是形影不离

城市里有无数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外国神父说到底有多少这些孩子，实在很难计算。因为父母一般地不报孩子的出生。许多孩子长到七、八岁，就从父母的膝下被撵出去；或者出去卖口香糖的时候，父母悄悄地丢下他们逃走。

《杂技团》（意大利电影。一个少女因家境贫穷被卖

给杂技团的故事）里的现象在南朝鲜是不胜枚举的。

在他们之中，有一部分受社会上的救济，但看来，他们也不会那么幸福。他们在那些救济机关受最起码的教育，但一旦离开了那里，就找不到职业。“政府”向欧洲或美国“出口”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

其余的孤儿无人照管，任他到处流浪。所以他们只好擦皮鞋，卖报，打杂儿，甚至做小偷儿，来一天一天想法糊口。女孩子一到十五、六岁就去当妓女。

我问了那个神父，孩子们的学校教育状况怎样。他说，因为没有登记出生，无法知道孩子们的就学情况。他们不上学也没有人去过问。初等教育的年限是六年，但既不是义务教育，又不是免费教育。要供一个孩子上学念书，一年就要拿出二万圆教育费，可是大部分的家庭交不出这么多的钱。

神父还谈了如下的情况：

一个十三岁的乡村姑娘，和她的八个同伴一起在一个假发工厂作工，她们之中五名是不到十八岁的小姑娘。有一天，这位神父去看了这个工厂，可是这个十三岁的姑娘不见了。于是他问了她的同伴，那个同伴说，她病倒了。神父吃了一惊，要求她们让他看看那个姑娘。她的同伴们把她搀扶着领来了。她的病情十分严重。据说，她怕自己被解雇，装着没病，每天喝一碗稀粥坚持干活。神父马上请医生给她看了病，经过两个月的治疗，才保住了生命。

南朝鲜的许多儿童，就这样在暴政下，孤苦地熬过饥寒交迫的日子。神父们为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中拯救他

们，展开慈善活动。然而只拿慈善活动是无法拯救受压迫、忍饥挨饿的人民群众的。因此，首先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武器武装他们。群众要求的不是福音，而是这个武器，虽然还是茫然的要求。但不久的将来，他们一定会坚定不移地信靠这个武器的。

卑鄙无耻的资本家的牺牲品——妇女的处境

在贫穷的人民群众中，妇女的处境更是悽惨。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不能忘记那些在街上卖东西的南朝鲜妇女由于生活上的折磨和阳光的照射而变黑了的面容，和对过路的外国人毫无关心的无精打采的目光。她们整天蹲在盛苹果的木盆或报纸堆旁边。背婴儿的女人，有时站起来踱来踱去，有时站在那里轻轻地拍打着孩子的屁股，左右摇晃身子，哄哭叫的孩子。

在贫民窟或贫穷的村庄，可以看到妇女们到结冰的河边或池渚边，打碎冰洗衣服的情景。

我看到这个国家的妇女为度过痛苦的日子而忙碌的手，深受感动。她们的手是她们的斗志和勇气的象征。她们的手在冰凉的水里洗衣服；在铁制火盆里烧蜂窝煤；在放破烂的库房里，堆积废纸；一张一张弄平一百圆钞票数钱。她们的手是那样厚实，手背皲裂，冻成紫红色，有的沾满煤粉，黑黝黝的。

冻得发抖的济州岛渔女们在篝火旁

我在济州岛见过渔女。在离一个渔村不远的小岛上，她们在岩石间生起篝火取暖。她们从海水里钻出来就在湿透的卫生衣和裤叉上套穿一两件上衣和裤子。她们冻得发抖，走到篝火边伸手取暖，有时还转身烤烤背。她们差不多都是中年人，脸上已经起了皱纹。她们的面容长得十分迷人。她们那眉毛下面起了皱纹的眼睛、发亮的黑眼珠、宽大的前额和略带嘲弄人的表情的嘴、又宽又凸而绯红的颧骨，这些比在摄影室照的观赏用模特儿更美丽。

她们之中几个人跳进水里，往海里游去，别的几个人从海里游回海边，她们头上系着一条白巾，顺着白巾和头发不住地滴着水。

她们的收入按季节有所不同。夏季，她们整天下海劳动，收获的水产品价格便宜一些。冬天，因为波涛汹涌，一个月只能做十天或十五天的活儿，而可以收较高的价钱。她们给我看了收入表。据收入表，冬季的收入一天四百到二千圆，一个月一万五千圆至一万八千圆；夏季的收入一天一千圆至三千圆，一个月三万圆至四万圆。据说，她们从十七岁左右就开始做这种劳动，一直做到四十五岁为止。据说做这种劳动，容易患聋耳之类的病。

南朝鲜妇女得不到作为母亲的休假或安全措施。如果妇女要靠医疗帮助分娩，就要交出昂贵的医疗费。如果住院，就要交四万至十万圆（据说有钱人家要交四十万至一

百万圆）。农村和渔村的妇女和渔女、贫民窟的妇女，能够请到接生员就不错了。接生员收相当于一千五百至二千圆的大米或大豆，因为产妇交不出现款。

南朝鲜的女职工受人歧视，而且由于儒教上的偏见，还要受人蔑视。如果男子纺织工一小时领零点一三美元（美国为二点三八美元，日本为零点五七美元），女工只能领一半即零点零七美元的饥饿工资。如果以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为六十小时计算，她们的工资一个星期为四点二美元，一个月为十六点八美元。和所有反动国家一样，南朝鲜不能保障最低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的奴役性厨房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负担是特别沉重的。

“卖淫”——不可容忍的特殊剥削形式

妓院是剥削妇女的特殊形式。

在南朝鲜，这种社会罪恶成了普遍的现象，这使我不禁感到惊讶。所有住旅社的客人都招来妓女。

木浦的泰道旅社共有七十九名妓女，一、二、三楼共有三十五名，四楼有十七名，五、六楼共有二十七名。旅社的附近还有许多茶馆、酒吧和带舞场的酒馆。夜深了，街上醉醺醺的客人怪里怪气地叫嚷，载运这些醉汉的出租汽车络绎不绝。

从大田公共汽车站走向河岸的路上，有一个中年妇人穿着破旧的衣服，要把我带到有妓女的旅社去。她用日

语劝我到旅社去跟女人玩玩再走。

我在这里了解到了南朝鲜经济的“奇迹般”的发展是怎样带来的。一个实业家在贫民窟建设了一幢高楼大厦，把生长在附近的土棚里的可怜的少女关进各个屋子里。这个国家所说的“自由韩国”，真是无聊之极！那里连“选择”的自由都没有。如果这句话里有某种意思，那不过是奴隶商人的自由。

我听过一个英国妇女自费办娼妓救济协会的事。她说，要救济她们，首先要查明她们的住处，然后从禁闭她们的魔手里夺回她们。可是她们已经领了衣服、化装品、袜子之类的东西，要使她们摆脱魔手，就要偿还这些东西的价钱。所以，这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就是从魔手中救了她们，也要照顾一定的时期。因为她们在禁闭期间弄得身体很衰弱。协会要教给她们技术，还要给她们找职业。这位英国女人还绝望地说：

“协会还能有什么办法？不用说以观光客和政治家为对象的宫殿一样奢华的旅社，就是小小的旅馆也都有娼妓，……何止这些呢，还有酒吧和其他特殊的设施。……这么多的娼妓，协会能有什么办法呢？……”

那个中年女人挡住我的去路，硬要拉我到大田的有妓女的旅社去。她说：“到别的地方去也不会有更漂亮的女人。”

我好容易甩掉她走开了，走了不远，又给两个说同样话的女人缠住了。她们也要把我拉到自己的旅社去。

这种喧嚣繁杂的骚扰，象是要举办盛大的夜晚活动一

样。我想尽办法甩掉这些"吃人的妖魔"走开了。但身后传来了同样的招客的声音。

她们也都是些穷人。依靠日本和美国的资本发展起来的观光企业，一九七二年获得了四千五百万美元外汇，仅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就获得了一亿三千四百万美元外汇。这些观光企业是靠娼妓维持的。

支持朴正熙一伙的人们，可能会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说："所谓妓女，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职业，是消灭妇女失业的一种手段。"这才是厚颜无耻的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是只有奴隶商人才能想得出的"现实"。然而，他们卖力叫嚷的这个"现实"完全是骗人的。下列的事实雄辩地说明这一点：他们为了保卫这个现实不受那些在土棚里成长的"无知而粗暴的"、不承认这种现实的"敌人"的侵犯，就需要"联合国军"、"中央情报部"、"戒严令"等许多"防卫手段"。

现在他们向欧洲国家特别是西德出口南朝鲜劳动力，还秘密地向日本移民，这也是事实。我们还知道，在济州岛，每年有一千名居民给密航船主一百万圆钱（日币六十万圆），背井离乡，流落海外。

南朝鲜"政府"哪怕是暂时也好，为了减少失业者，毫不顾忌地出口劳动力。他们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向南越的美军部队派了三十万八千名军队和十万名文职人员。被派到南越的南朝鲜雇佣兵每人一个月领四十美元，这相当于南朝鲜当局发给军队月薪的二十倍。然而，这也只占驻扎在外国的美军薪金的五分之一。美国政府把

这项差额直接交给南朝鲜"政府"。南朝鲜当权者，为了养肥自己，为了加强军事训练，把人民赶进贫穷里，派遣青年同别的受压迫的民族打仗，并对他们这种办法很得意。

减少失业者的另一个办法是：把外国企业引进国内，廉价提供劳动力。这个办法给买办资本家带来了很实惠的利益。

日本垄断资本的惊人的渗透
民族经济的全面破产

下面谈谈南朝鲜的工业化问题。

朴正熙和他的一伙儿不仅不制定有计划的农民政策，来努力防止农民流入城市，提高他们的生产即收入，安定他们的生活， 提高群众的购买力， 反而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企图用引进外国的工厂和资本这一反民族的办法来发展工业。

结果，南朝鲜挨饿的大批劳动力变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牺牲品。

南朝鲜劳动力是外国资本的牺牲品

在南朝鲜，重新获得了旧殖民地的日本实业家，在这里建设加工工业，从美国和日本运进零件，用便宜的劳动力装配制品。并把这一成品再向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出口。

然而，在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南朝鲜工人拿一个月平均两万圆左右的工资是买不到自己生产的商品的。

据一九七〇年的统计，南朝鲜工人月收入只占日本工人收入（月一百九十九点四五美元）的百分之二十三，占美国工人收入（月五百七十九美元）的百分之八。有一家美国机床厂对美国工人一小时发二点七八美元的工资，而对南朝鲜工人只发零点二八美元。还有一家半导体工厂对南朝鲜工人一小时发零点三三美元，而对美国工人竟发三点三二美元。罗钱伯格写道："发给南朝鲜工人的工资只是同种的国际公司对美国同种工人发的工资的十分之一。"

同日本人相比也是一样的。

在南朝鲜的日本造船工业部门工作的南朝鲜工人，只能领一万四千六百圆，而同级的日本工人却领九万三千一百圆。

外国企业还为了对同一数量的生产少发工资，以增加他们的利益，巧妙地造成并利用通货波动。即南朝鲜"圆"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期间，从一美元兑三百七十圆降低到一美元兑四百圆，所以外国企业发给南朝鲜工人的实际工资，从"圆"贬值以前的四十四点五美元降低到现在的四十一点二五美元了。

由于最近的石油危机，美国再不能牺牲南朝鲜廉价劳动力来攫取额外利润了。但日本的"圆"却重又调了价，结果，原来一九七〇年对生产指标为一百的南朝鲜工人的工资是一万六千零八十圆，但到了一九七一年，生产指标提高到一百零八，工资却降低到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七圆，到

一九七二年，生产指标又提高到一百一十五，但工资却降低到一万四千五百六十一圆。

大量流进南朝鲜的日本资本充分说明了上述情况。一九七三年上半年，日本企业家向南朝鲜投下了一亿六千万美元。这相当于一九七二年投资总额的二倍以上。

对外国企业无条件减免捐税

帝国主义国家的企业和被人民唾弃的南朝鲜法西斯“政权”之间合谋勾结的又一个特点，是对外国企业减免捐税。

“韩国政府”一九七〇年把马山这个绝大多数居民住在贫民窟的地区划作宽大的“自由输出地区”，给外国资本敞开了大门，结果，马山地区的外国投资占该地区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虽然电力极为不足，但“政府”却把外国企业的用电费降低了百分之三十。厂地也一样，以每一千平方米一个月五百三十美元的低价租给外国企业。不仅如此，“政府”对由美国或日本进口的零件免除了进口关税。

决定外国企业在头五年期间免缴所得税，对外国企业带来的技术人员也不收关税和市民税了。对出口发给巨额补助金，优待外国人出口业者，对他们发放利息低于对民族产业的贷款。

罗钱伯格对此指出，缺乏资金的南朝鲜“政府”对外国人出口业者推行这样宽大的贷款政策，结果招致了不得不

对别的产业减少贷款的后果。

外国企业的大部分是装配电气器具等的轻工业，因而，其机动性很大。如果当地工人展开斗争，要求提高工资，或者掌权的买办资本家不予以协助，那末外国企业就随时可以转到其他不发达的国家去。

杂志《远东经济》一九七三年第三期发表了有一家外国炼油公司威胁那深怕外国企业转移到别国的“韩国政府”而取得特权的例子。

南朝鲜就是这样，十三年来出口大大增加，取得了“惊人”的发展。

但我希望对这种灿烂的舞台表示惊叹的人们，能够再瞧瞧这个舞台的后台，那末，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夸夸其谈的“出口”，实际上不是出口。出口的不是南朝鲜的商品或原料，而是南朝鲜人的劳动即南朝鲜无产阶级的劳动的剩余价值。实际上，这决不是均衡发展的民族经济的农产品或工业品的出口，而只是那些把南朝鲜工人的劳动降低到奴隶劳动的水平，来增加其价值的进口原料的重新出口。这不过是骗人的拙劣的魔术。“韩国政府”为了满足国家的需要，不得不搞“惊人”的进口。这也说明了他们搞的出口不是真正的出口。一九七二年南朝鲜出口额达十六亿二千四百万美元，而进口额竟达二十五亿二千二百万美元。

这种假出口，给外国资本家和对他们献媚的买办资本家带来了莫大的利益。相反，失业者并没有减少，相反地由于农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来自农村的新的失业者越来越增多，使得城市贫民窟无止境地扩大起来。

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给自己带来利益，一向保持更多的失业者，把工人的工资固定在最低限度，继续拉进外国企业。不仅如此，失业招致了工人阶级的分裂，使工人们害怕解雇，总是惶惶不安。资本家利用这个弱点，要求工人老老实实地工作。

为照顾外国企业全面禁止罢工

“韩国政府”对外国资本家的又一个关怀，是禁止那些在宣布为“公益企业”的外国企业工作的工人举行罢工。如果说在朝鲜人经营的企业里有工会组织， 那就是公认的“大韩总工会”。

然而，从一九七三年一月起一律禁止了包括朝鲜人经营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

美国和日本的企业家本来希望修改劳动法，随意镇压工人，而他们在韩国如愿以偿了。

韩国的工作时间在世界上是最长的一个，大企业一周的工作时间是五十四至六十个小时，小工厂有时超过一百个小时。据统计，工人的伤亡事故大量发生。

我在旅行中听说，马山的日本人工厂里的朝鲜人监工对工人施加暴行。日本企业是以这种奴隶劳动著称的。

要正确地了解南朝鲜工人的实际状况，需要读全泰日青年的日记。这个日记不仅具有社会学的价值，而且是富有反抗精神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

全泰日青年是汉城和平商场一个被服厂的缝纫工助

手。他对厂主的残酷剥削忍无可忍，想组织“政府”御用工会以外的工会“被服工人协会”。他提出把十六小时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九小时；把每月两天的休息增加到四天；改善劳动条件；支付夜班津贴等要求，展开了斗争。

但是，警察出面干涉，加以镇压。全泰日对此提出抗议，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和平商场入口，把两桶汽油泼在自己身上，点了火。十小时后，他死了。他当年二十三岁。可惜，当时全泰日写的日记的最后部分叫卑鄙无耻的奴隶主“政府”给弄没了。

我去看了那有名的和平商场。这个商场是长长的三层楼房。二、三层是被服厂，楼下是铺子。

当你走过那昏暗的过道，自然而然地想起在为反对孤独和剥削、疲劳和无知而进行了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牺牲的全泰日的悲惨命运。

他一天从事十四小时劳动后，必须要抵御睡魔的侵袭，克服什么也不想干的念头，还要同由于没能受教育而不能随意写文章的自己作斗争。据大威•保克得说，他的日记的某些地方，连朝鲜人也难以理解。

这个青年在寻求自己语言的过程中认识了自己，在回顾自己一天一天的生活的过程中分析了资本的剥削形式，这是可以想象的。一般地说，一个工人谈自己，就是认识工人自身的过程，也是提出自己的主张的一种形式。全泰日的日记驳斥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排斥了在资产阶级小说里刻画的人的典型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他还排斥了资产阶级为统治工人阶级而编造出来的庸

俗而颓废的文化。他通过叙述自己的劳动生活体验，来抗拒了剥削。这是对法西斯统治集团所利用的南朝鲜的颓废文化的严厉控诉。

维持现“政权”的特殊恐怖组织“中央情报部”

朴正熙独裁“政权”继承李承晚的衣钵，镇压工会和民主组织，为使人民屈服并陷于被动，加强了一切镇压机构。

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央情报部”

詹斯·罗维斯塔因和李查德·默斯在一九七三年二月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提出的报告《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南朝鲜和非律宾的形势》中指出：

“我们知道了我们访问‘韩国’的时候公布的‘紧急戒严令’，使政治生活冻结了。朴正熙解散了国会，这是违反宪法规定的措施。在国会、各部、各报社编辑局和大学前面都布置了美国根据军事援助计划提供的坦克。

“大部分的大学特别是有受当局嫌疑的学生的大学都被封闭了。据说，‘中央情报部’拚命地要使学生‘中立化’。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中央情报部’干出怀柔、恫吓和无拘票逮捕的勾当，这是广为知晓的。

“报纸受严格的检查，政党被解散了。

“南朝鲜‘中央情报部’拥有绝对的权力。（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国等海外进行活动。它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南朝鲜人民。实际上，它的权力之大，在南朝鲜‘政府’内也没有任何对手能够和它作对）

“在我们逗留期间，大部分在野党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受‘中央情报部’的监视，变得言行谨慎。尽管有一位美国权威人士积极努力设法让我们和他们见面，但他们终于表示拒绝了。有些外国观察家对这种事态说，朴正熙‘政权’镇压人民的自由的暴行达到了从李承晚时代以来的最坏的地步。”

旅日朝鲜人非常害怕“中央情报部”，这种情况在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是一样的。

我们听说过，有一个南朝鲜学生到东京去留学，一九七二年回到南朝鲜后被捕，不经审讯就遭到严刑拷打了。去年夏天在东京中心绑架在野党人士金大中的事件，向世界自行暴露了这个特务组织的秘密活动状况。

《世界报》指出，去年秋天也有一个在西德留学的南朝鲜学生经常处在被“中央情报部”特务绑架的危险之中，对此，西德的教授们表示愤慨。

我在南朝鲜旅行中，实际上体会到南朝鲜人民多么害怕“中央情报部”。只要谈到政治问题，他们就说“不知道”。他们经常犯神经，惶恐不安。

有一个人谈了金大中事件后，问在日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他用日语低声说这个话时，不时警戒地环顾周围。他说，这个绑架事件，最初对南朝鲜人民是保密的，

事件发展成为国际问题后，各报才登出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

的确，各家报纸有关这个事件的论调一向是和“政府”的论调一致的，“政府”诽谤金大中，说他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敌人”。总之，如同金日成主席在接见贝却敌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绑架的“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在野党人士”这一事实，说明朴正熙“政权”在包括部分民族资本家在内的全南朝鲜人民日益高昂的不满面前，陷于混乱状态了。全体南朝鲜人民反对独裁和经济的殖民地化，要求制定实现南北统一的政策。

因而，工人、知识分子、学生、教授、记者、宗教徒（金大中是天主教徒）经常受监视。如果教授或宗教徒同外国人见了面，就会遭受“中央情报部”的审讯，这是肯定的。所以，他们不愿意说话。和他们见了面，他们的脸上就显露出要客人早点走开的表情。这不是出自他们怯懦的心理的，而是出自起码的警惕性的。

继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宣布“戒严令”之后，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又公布了“紧急措施”，结果事态变得更坏了。

彻底的“反共”教育

“反共”是统治集团为抑制人民的反抗意识而广泛采用的手段。有一天，我想买点东西，走进了一家铺子，只见人们正在收听广播。那是“反共”宣传的广播。

有一天，有一个人对我们作了有关“共产主义者的暴行”的长篇演说。不仅如此，最近“韩国政府”向北半部领海派两艘间谍船，叫嚷什么其中一艘遭到搜查，另一艘遭到破坏，并在南朝鲜全境大肆掀起“反共”浪潮，通过报纸和广播主张要攻击北半部。

对这个事件，有一个美国人说，一个美国大使馆官员唆使汉城当权者说的话，是十分可疑的，“政府”对这个事件过于夸大，这说明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事件。

这种挑衅行为到底对谁有利呢。这只能对那些为阻挠南北朝鲜人民的接触而垂死挣扎的人有利。

南朝鲜青年要服三年兵役，实际上这也是“反共”教育期间。

这种“反共”教育取得一定的成就，这倒是事实。我们见过的南朝鲜人当中大部分虽然憎恨朴正熙，但对共产主义也抱有很大的偏见。

有一个青年谈到南朝鲜人民的悲惨生活的时候，我问他北半部有没有穷人，他回答说：“没有，北半部是社会主义国家嘛。”可是他好象提醒我似地补充说：“可是那里没有自由。人们还要不停地干活儿才行。”

这个青年对共产主义的单纯的看法，只不过是一个笑柄。可是这种看法在南朝鲜广泛传播着，这也是事实。然而很明显，只要南朝鲜人民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这种错误看法和成见也就会立即消失。

朴正熙也是充分了解这一点的。正因为如此，他坚决

反对南北朝鲜人民的接触。

遭到残酷蹂躏的统一愿望

对统一的热切愿望成了南朝鲜人民精神上的一个特征。

他们决不容许领土被分隔成南北两部分。一般谈到的应实现统一的主要理由，是南北要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也就是说要实现北半部工业和南半部农业的结合。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理由。尽管当局控制很严密，南半部的人们很了解北半部经济的辉煌发展，并希望能享受它的好处。

（实在遗憾得很，我没有机会听取他们对北半部完全废除税收制度的反应）他们还清楚地知道：如果超越南北两个社会制度的差别建立联邦制，那末北方将帮助南方，而且，北半部提供的援助既然没有敌意，那就比心底藏着不信，接受美国和日本的“援助”自然得多。

金大中在一九七一年选举时取得惊人的成就、南北红十字会谈的举行、朴正熙也不得不接受北朝鲜提出的有关对话的建议等，这些事实反映了南朝鲜人民的这种愿望。

然而，朴正熙深怕对统一的期待使南朝鲜人民“过于兴奋”，就宣布“戒严令”和“紧急措施”，来压制了这一期待。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对此指出：

“归根结蒂，在南朝鲜宣布的‘戒严令’、随之而来的镇压和独裁宪法，这一切借朴正熙的说法，都是为针对同

北方的协商，加强体制所需的。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末南北会谈应该取得巨大的政治成就。”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毫不隐讳地说，朴正熙不希望统一，充其量不过是要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势，欺骗国内舆论的期待。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接着指出：

“如同许多人所说的那样， 南北对话成了朴正熙把最近的行动加以合理化的借口，也成了他维持强大权力的借口。实际上，反对派的领导人金大中在七月四日南北联合声明发表后，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三日发表演说，原则上赞成这个联合声明，但表示忧虑说，朴正熙是不是要把南北对话作为长期‘执政’的借口。”

有一个具有“反共”思想的南朝鲜人说，他非常憎恨极端的利己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朴总统”，并说，金大中的确是出众的人。他主张民主，希望国家的统一。这句话反映了绝大多数南朝鲜人民的心情。

“肃清舞弊运动”下的
买办资本家的腐败相

如上所述， 我在上面写了到处都能看到的贫穷和剥削，并明确了其经济原因。下面谈谈与这种现实有关的南朝鲜买办资本家的一些情况。

釜山也和汉城一样，有很多点心铺，这使我不禁感到

惊讶。

这个国家是需要进口大量的大米及其他粮食的。群众吃不到足够的大米，国家还通过法令每周两天不得吃大米。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满足一小撮富翁的口味，进口那么多的小麦，这真是使我很难理解的。

在南朝鲜，高速公路十分“发达”，而且在不断扩展。然而离高速公路较远的公路，都不是柏油马路。高速公路上几乎看不到汽车。修这种公路，为的是叫一部分人作威作福，满足他们对速度的兴趣。实际上，高速公路上奔驰的汽车都是特殊的富翁、外国观光客和有权有势的人的车子。

对此，还有这样的说明：

南朝鲜“政府”把运输业交给了资本家。在旅行期间，我租的汽车几乎都是从一九六九年起掌握了“韩国航空”的“韩振公司”的车子。因而，铁路没有得到发展。据罗钱伯格说，“政府”打算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期间，对铁路部门投资一千零五十亿圆，为兴修高速公路投资二千二百七十亿圆。

不论是哪个城市计划都包括外国企业地区的整修和观光设施的建设（汉城将建设包括有五百个房间的朝鲜旅社在内的十五幢有一百多个房间的旅社）。正因为这个缘故，当局对为人民生活的建设几乎是置于度外的。据《朝鲜先驱》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六日）刊登的消息，一九六九年以后在汉城建设的四百三十四栋房子中，决定拆毁的有容纳三百一十六户的七栋房子，理由是这些房子都有缺陷。据这条消息，一九七〇年，由于一幢建筑倒塌，三十三名

居民死亡，许多人受了伤。后来，据调查，不保险的建筑有一百八十栋。待维修的高楼住宅达四百二十七栋，其维修工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维修费竟需要一亿圆。据说，这些建筑的“房基不坚固”，“水泥、砂子和砾石混合得不好”。还说，“有的建筑的负荷比设计规定超过四倍”，“拆毁一栋房子的费用达七百万圆”。为决定拆毁危险的房子，竟花了四年的时间。

那末，这些房子是为谁的利益而盖的呢。而且现在要把它拆毁并重盖，这又是为了谁呢。人们说，这无疑是为拆房业者和建筑业者的。

有的人还说“朴正熙必须澄清这个问题”之类的话。

一九七一年“圣诞节”那天，汉城大然阁旅社失火，全部烧毁了。这个建筑既没有太平门，又没有消火栓，甚至它是没有得到建筑许可的建筑。在这次火灾中丧命的人，单是公开发表的就有一百七十二名。据说要把一百多名妓女也算在内，实际上达四百名。

由于社会的腐败现象严重，使政府不得不大搞“肃清弊运动”。

人们尔虞我诈，甚至欺骗盟国——美国。

罗钱伯格介绍一个美国实业家的不满说：

“我们因为没有得到许可，所以无法弄到原料，也无法销售商品。要在这里凭良心生活，那就难免遭到破产。”我们不得不对这个表示不满的“正直”的人说：“你的良心是愚蠢的良心，如果你不是来剥削南朝鲜劳动力的人，那你是满可以凭良心生活的。……”

我通过艰难而孤单的南朝鲜旅行，亲眼看到了勤劳的人民受剥削、吃不饱穿不暖的惨状。对法西斯统治集团来说，南朝鲜人民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存在。统治者出卖廉价的劳动力，来攫取利润。

朴正熙匪帮为了讨好美日侵略者，向他们提供劳动力、军队、妓女等，并从中捞点酬礼。

我把今天的南朝鲜局势和十九世纪的欧洲情况反复作了对比。

然而，今天南朝鲜的局势比十九世纪的欧洲还要坏。假如今天南朝鲜工人能够生活在十九世纪的那种物质条件下，那末就不会产生象在欧洲或日本所看到的那种希求、不满或疏远之感。

南朝鲜经济完全拥护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利益，而他们所以对南朝鲜感兴趣，是因为那里的劳动力很便宜，也就是说那里的工人很穷。

在这样的情况下，剥削将越来越残酷，贫穷将越来越严重，因此，除了斗争再没有别的出路。

日韩的政界和经济界的黑雾

摘自日朝协会文化宣传委员会一九七四年
十二月发行的《日'韩'黑书》

日韩经济关系和营私舞弊

笼罩政界和经济界的"黑雾"

一九七四年二月到四月，在"韩国"，"非法通融七十四亿圆资金事件"的丑闻传扬开，轰动了社会。据说，一个曾干过银行骗子手的朴永复，约从三年前起捏造十八个有名无实的贸易公司，使用假出口活支信汇，从七家银行先后弄到共七十四亿圆（折合日币约五十亿圆）的贷款。这个事件的后台老板是一听他的名字"连哭叫的孩子也不敢再哭"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高级官员。由于金大中事件而在日本也广为知晓的前中央情报部长李厚洛的名字也夹在里面。朴政权的检察当局唯恐事件的真相大白于世，中途把搜查不了了之蒙混过去了。

这类营私舞弊事件，在"韩国"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而且在这些事件里有不少不但可以称之为"韩国"政界和经

济界的“黑雾”，也可以称为日“韩”政界和经济界的“黑雾”的事件。

下落不明的五十亿日圆

这是指“韩国”外汇兑换银行东京分行的“非法通融五十亿日圆资金事件”说的。一九七三年九月到十月，日本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也曾讨论过这个事件。

对这个事件，一九七二年夏天到秋天，“韩国”报纸也大写特写地作了报道，“韩国”国会也议论过。简单地说，这是一个名叫郑建永（日本名叫町井久之）的人，从外汇兑换银行分行无担保无抵押地、非法借去五十亿日圆的事件。这里令人注目的是那个町井即郑建永和他的背后关系。

太平洋战争结束的初期在东京平民居住区住过的人也许记得很清楚，当时那里有过控制银座一带的一个暴力团，名叫东声会即町井一家。那个暴力团势力很大，曾被称为“夜晚的银座警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它的头子叫町井久之，也就是郑建永。

据警察厅刑事局小林参事官在众议院决算委员会上的说明（一九七三年十月九日），因警察厅取缔暴力团，东声会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一度解散，以后把招牌换成“东亚友爱事业组合”，由郑建永（町井）担任它的名誉会长。

随着日“韩”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密切，这个人的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据众议院决算委员会的记录，他首先开设了往返对马海峡的“关釜客轮公司”，并当了该公司的经

理。如今他计划开设一个运行由下关经济州岛至“韩国”的客轮的新的客轮公司。

郑建永在日本东京六本木建成了高级俱乐部会所——TSK·CCC大厦，在银座和汤岛开办了一个奢华的朝鲜餐馆“秘苑”。雇佣妓女和日本人女招待。

他同日本和“韩国”的政界人士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一九六〇年展开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的时候，他同右翼分子儿玉誉士夫有了交往，并通过他认识了岸信介和川岛正次郎。此后，前首相岸信介常常应邀出席郑建永设的宴会，和他结成了密切的关系。郑建永同朴正熙也很亲密，获得了他的高级勋章。据说，他到“韩国”去的时候，朴正熙甚至派汽车到机场去接他。

他从外汇兑换银行非法地借出来的五十亿日圆，现在也弄不清他同谁用在什么地方。但从他和日本、“韩国”政界人士结成的不正当的关系来看，可以估计到它的用途不会是清白的。

日本和“韩国”之间发生的令人疑惑的事件是不计其数的。下面从日本国会的咨询中举几个“事件”。

用两倍价格搞交易

第一件，韩国曾不当地高价买进了用于汉城地下铁道的车辆。

这是“韩国”政府利用日本政府对外经济合作基金的“贷款”，通过商行，从日本制造公司买进的。一辆车的价格

竟达日币六千三百八十万圆。这种车辆，东京都交通局一九七二年购买时的价格是三千五百九十万圆。这就是说价格贵到两倍。问题在于这笔巨额利润落到谁的手里了。据风闻，巨额的回扣恐怕落到朴政权和"亲韩派议员们"的手里了。结果这在日本国会上也成了问题。但是，自由民主党政府说什么那个车辆的品种和东京都交通局购买的车辆不同，又说，后来车辆的材料涨价了等，借以逃脱责任。

第二件，南朝鲜"韩国铝工业"为了建设成套工厂，从日本进出口银行借了贷款。但在建设过程中，相当于贷款一半的五百九十二万美元下落不明了。结果，这个事件在"韩国"国会上也成了问题，于是设了"韩国铝业公司外汇非法外流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并叫担当出口成套设备的技术问题的昭和电气工业公司技术科长到特别委员会来，但他在出席该委员会的前一天失踪了。另外，按市价一吨九十二美元的钢筋，用一吨三百四十美元的价格(约四倍)出售的事实也暴露出来了。对于这个事件，日本国会也追究过，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弄清事件的真相。

这样用日本的贷款建设的企业往往遭到破产。南朝鲜把这种企业叫做"不实企业"，仅据日本外务省的报告，在一百四十七个贷款企业中，这种企业竟有四十五个。由于朴政权实行"撒巴撒巴"政治(贿赂政治)，贪污日本提供的贷款的百分之六十，结果是"韩国的五贼"养肥自己，日本的"亲韩派议员"也从中捞一些政治资金。毋庸赘言，提供贷款的日本进出口银行和对外经济合作基金是把从国民征收的税金和他们的存款作为资金的。

按新品价格出卖旧机器

进入一九七〇年，日本企业在南朝鲜同现地企业一起建立合营公司的形式增多了。

日本企业在合营公司里玩弄的不道德的商业手法，在南朝鲜引起了非难。

南朝鲜的《中央日报》对这种情况指出：

“日本企业建立合营公司的时候，把生产设备和机械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抬高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把旧机器的价格定得比新机器还要贵。甚至购进用不上几个月就要变成废铁的破旧机器。他们这样出售如同废铁一般的机器来攫取利润，又在安装机器设备时引进特定的包工业者，收昂贵的建筑费，在其背后挤出利润，对于从中产生的亏损，则由合营公司共同负担。还另收相当于购买价格百分之十的手续费。在日本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中，以分红为目的的占百分之十六，以出口设备为目的的占百分之四十九，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事。”

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末，日本资本对“韩国”的投资，有八百四十九起，共六亿五千万美元。要看投资形式，合营投资有七百零四起，共四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直接投资有一百四十五起，共二亿二千八百万美元。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两年期间进行的投资，占全部投资起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占全部投资额的百分之六十四。要看进行投资的国家，日本占第一位，投资起数六百九十五

起（占百分之八十一点九），投资额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二），美国占第二位，有一百一十四起（占百分之十三点一），投资额达一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八）。由此可见，日本大大超过美国。

红利超出投资额

在“韩国”，按投资分配的红利向国外汇款的款额在迅速增加。据说，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外国人的直接投资有三百三十六起，投资额达二亿五千万美元，而把对它分配的红利向国外汇款的达二千三百万美元。举个特殊的例子，岭南化工对外国人的投资一千万美元，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汇款达一千零四十万美元，镇海化工对外国人的投资一千零五十万美元，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期间汇款达九百二十七万美元。这就是说，仅在两三年期间向国外流出了超过投资额的红利。

政治捐款急剧增加

随着日本资本对“韩国”投资的增加即盈利的增加，日本经济界向自由民主党缴纳的政治捐款也在急剧增加。

日本三十个大出口公司缴出的政治捐款在缔结了“日韩条约”的一九六五年达一亿三千万日圆，一九六六年达二亿二千万日圆，一九六七年进入“韩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将近三亿日圆，到了一九七二年，一跃增加到四亿七

千万日圆。

尤其是，据今年日本《朝日新闻》透露的有关各企业分摊国民捐助款情况的秘密资料，商业公司贸易部门的捐款增加到去年的四点九倍。这就是说，政界、经济界伙同起来剥削和掠夺南朝鲜人民。

折 磨 两 国 人 民

日本企业纷纷拥向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南朝鲜

"'马山自由输出地区'的日本企业，每月给女工发六千圆到七千圆（日币约四千至五千圆）的微薄工资，还采用计件工资制，把她们置于不安定状态，进行虐待。传说，日本人职员蹂躏女工的贞节。"这是一个新民党议员文某一九七四年三月在"韩国"国会工商委员会上的发言。

所谓"自由输出地区"，事实上等于"租界地"，这里的外国企业在用地、租税、财务、劳动和其他行政方面享受着许多治外法权的特惠。其中最使日本企业感兴趣的是工人的工资低以及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劳资纠纷权这一点。

朴政权，在一九七〇年一月炮制"关于外国人投资企业的工会及调停劳资纠纷的暂行特别法"，规定"限制招致罢工之类的严重事态的劳资纠纷，以保障外国企业的生产活动"，向日本垄断资本出卖了南朝鲜工人。

截止一九七四年四月，"马山自由输出地区"的外国企

业共有一百一十四个，其中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一百个公司是日本企业，其中有八十二个公司已经投入了生产。在日本企业里做工的南朝鲜工人达十万名以上。

在野党议员朴容万在国会建设委员会上指出最近的情况说："据劳动厅马山自由输出地区办公室对公害状况进行的调查，从今年一月到二月期间，在外国人企业占多半数的（大部分是日本企业）这个地区三十八个公司里，每天有五十名、每月平均有一千五百名的职工因病就诊，原因是工作间环境不清洁、防止公害的设施不完善、安全设备不良等。这些病人，大部分患咽喉肿痛或眼病，不能做工。"

而且，这个地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司，违反"劳动标准法"，平均每个公司违反三次。违反最多的是关于女工和童工的特别保护规定（禁止打夜班，允许例假等），违反件数共达九十八件，其次是违反劳动合同和违反工作时间，违反件数分别达八十三件等等。这个地区，二十岁左右的女工很多。约达两万名的女工，每天工作十小时至十二小时，其中大部分是徒工，工资很低。她们工作的"最初三个月到六个月是学徒期间，所以一天的工资最多也不超过二百五十至三百圆，但过了学徒期间也差不了多少，中学毕业生三百圆，高中毕业生三百五十圆左右。她们的平均月薪，是中学毕业生一万圆、高中毕业生一万二千圆到一万五千圆左右"（《东亚日报》），以日币折算，大约六千圆到一万圆左右。"在日本做几小时劳动的工资相当于在韩国一天劳动的工资"。她们就是这样遭受惨酷的

剥削。其他部门的情况也一样，工资低是普遍的现象。在外国人企业中工资最低的是食品企业，最低的工资一个月两千八百圆，平均一万一千一百九十一圆。尤其那些靠外国资本的出口企业的最低工资是更低的。其中被服企业的月工资仅仅为两千零五十圆。

据"韩国"劳动厅发表的资料，在南朝鲜，带五口人的城市工人平均一个月生活费是三万六千六百圆（一九七三年六月），据"韩国劳动总联盟"发表的资料， 是四万圆。无论同哪一个资料作对比，南朝鲜工人都挣扎在最低生活中，这是很明显的。

散布公害的日本企业

由于日本的资本和企业进行开发或经营工厂，南朝鲜遭受莫大的公害。

根据蔚山教育厅一九七二年七月到九月期间，对蔚山自由工业区附近的丽川小学的全校一千二百五十名学生进行的检查，患眼病的达四百四十七名（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七）、患扁桃腺肥大症的达一百一十二名 （占百分之九点一）； 另一个小学也有全校百分之十八点三的学生患着来自产业公害的病。据说，这个自由工业区喷出的烟气飘到离十公里远的市区，使居民遭受烟气的折磨。由于日本造汽车排出的废气，汉城市区的空气被污染得比东京还要污浊。仁川、蔚山、浦项、镇海、大邱、丽水、马山一带也一样，污染空气和工厂的废水、废油和农药等，严重地危

害人命、鱼类和庄稼。蔚山的果园和金海的人参圃为之全遭毁灭了。据“韩国”学术院的调查报告，西海和南海十二个地区沿海的鱼类和紫菜、海蛎等的养殖，由于工厂的废水和废油的污染面临着全遭毁灭的危险。南朝鲜的《国际新报》指出重金属污染在南朝鲜造成的可怕状态时，揭露一件骇人听闻的事实说，流在蔚山和长项的河水被镉污染的程度比发生“依大依依大依病”（由于公害而产生的病——译者注）的日本富山县神通川还要高。

南朝鲜报刊登载的有关公害的报道件数，一九六六年有三十七件，一九六七年有六十八件，一九七〇年有一百九十六件，一九七一年剧增到二百五十三件。而去年一年向南朝鲜渗透的外国企业中占百分之九十四的日本企业，大部分是伴随公害的工业。

目前，日本的大企业，根据“韩国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计划”，向南朝鲜迅速渗透钢铁、石油、石油化学、造船、机器、电子等工厂。同时，在中国东海正在促进海底石油的开发。结果，玄海滩将成为死亡的海，这已经是时间问题。

冒牌的“大岛绸”

最近东京都内各百货商店出售冒牌“大岛绸”。东京税关把这看做是违犯关税法的行为，已经着手搜查其犯人。

根据东京税关的调查，M公司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前后起，在鹿儿岛市、奄美大岛等地的批发公司购买染色的

蚕丝，把它出口到南朝鲜，然后指使“韩国”加工业者把它织成绸，再向日本出口。M公司派一个指导员到“韩国”纺织厂去，叫这个厂给布匹角上染印“真牌奄美大岛”的字样。向日本进口的时候，把印有字样的布匹一角折迭起来，用经民航邮件向M公司职员的家发送的方法，避开了海关的检查。M公司还把每匹约三万圆的进口成本虚报为三千五百圆，偷了一百万圆左右的关税。这个公司把这“韩国”绸交到鹿儿岛县名濑市的“真牌奄美大岛绸合作社”等的检查站，盖了证明“本地产品”的检查印，然后把它卖给东京、名古屋、鹿儿岛等地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了。在盖检查印的时候，该公司作为当地加工业者收了手续费，并以介绍人出面，向合作社虚报为“奄美产品”。仅据东京海关的调查，证明M公司经二十八次，进口了约四百匹冒牌大岛绸。从日本出口蚕丝时的每匹价格是约一万五千圆，再从“韩国”进口织成的绸时的价格是包括工资的开支在内约三万圆。但这个公司把绸的价格定为五万圆左右卖给了批发商人。

据东京都内的百货商店说，大岛绸，如附有“本地产品”的合格证，每匹零售价格是三十到四十万圆（《日本经济新闻》）。“韩国绸”的进口意料之外大大增加了。仅在去年四月到今年二月期间，竟进口了三万四千七百九十四匹，价值达五亿七千八百八十六万九千圆。东京都内的各百货商店把它拿十倍以上的价钱出售了。

日本人工商业者雇佣“韩国”低工资工人生产日本衣料以后，再把它运到日本，其品种包括大岛绸等高级绸缎、

绉纱等，它沉重地打击日本国内中小日本衣料企业。

中小针织品纤维企业的状况也是一样的。如滚捷、东洋人造丝、帝国人绢、钟渊纺纱等大纤维企业组织，为获得廉价劳动力到“韩国”制造产品，再把它运到日本市场去推销。这使日本中小企业陷入了无力对抗的处境。据说，日本从“韩国”进口的四分之一的商品是在“韩国”的日本企业制造的，其中线上衣、衬衫、运动裤等产品特别多。象运动裤之类的东西，日本和“韩国”产品，台湾、香港进口的产品各占一半。

这样对中小企业的排挤现象也影响了电子、食品、杂货等许多部门工业。

促进经济的军事化

根据一九六五年签订的“日韩条约”，日本政府要对“韩国”无偿、有偿地提供“政府资金”达五亿美元。这些资金已经用于公路、港湾、农业等所谓“社会资本”上，到一九七五年将全部花掉。这一大笔款项被用来积极推进“韩国”经济的军事化。

一九七〇年六月用日本的“援助”，首先修了“汉城——釜山”之间的高速公路。从这一例子来看，“从汉城到水原”、“从水原到大田”、“从大田到大邱”、“从丽水到釜山”这四个区段，分别修了四十米宽、两公里到三公里长的公路。根据设计，这都是一旦“有事”时可以立即用作军用飞机的跑道。

南朝鲜几乎没有大型船舶，但是在港湾建设方面却大卖力气，在釜山和仁川等重要港口推进着港湾、码头设备的恢复和扩建工程，以备一万到四万吨级大型船舶便于入港。

如上所述，日本的所谓“援助”是与军事目的密切地联系着的。考虑到这一点，谁也不敢担保去年全靠日本的援助竣工的浦项综合钢铁厂不生产坦克、枪支和大炮。当然，现在加紧推进的“韩国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计划”，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是以经济的军事化为目的的。

严 冬 的 日 日 夜 夜

摘自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猪狩章著
《驻汉城特派记者的报告》

迎接冬天的汉城

退伍的军人不回家乡，留在汉城；有些年轻妇女为了在收入较高的游乐业部门找工作来贴补家里的生计，纷纷流进汉城；弃农的农民也为寻求活路带着全家人流落到汉城来。由于这种人的增多，汉城的人口急剧增长，已经超过六百万，人口密度几乎达到了东京的二倍。

汉江南岸的平原地区急速开发起来，变成了新兴的住宅区。据说有钱有势的人买下全部土地开发的第三汉江桥附近的发展面貌尤其显眼。

在这新住宅区，把水放进剩下的水田，修了简易滑冰场。要多少收点入场费，就得装饰一番才行，于是在水田中央立了一个高杆子，从那杆子尖往四方拉开了缀上世界各国国旗的绳子。 孩子们在迎风飘扬的世界各国国 旗 下面，各显其能，绕着杆子滑冰。当我接到从《朝日新闻》汉城分社向日本本社挂来的国际电话时，我问了我做特派

记者时住过的汉城的气候状况。这时，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汉城的种种冬景。

据汉城分社说，在韩国由于中东战争所招致的石油危机，燃料问题十分严重。且不说蔚山石油化学工业区所受的影响，就是当前过冬用燃料也成问题。为了了解金大中事件的真相，我曾在八月到九月间住在汉城，那时郊区的蜂窝煤工厂铲起堆积如山的煤，加紧生产蜂窝煤。

蜂窝煤是韩国一般家庭消耗最多的燃料。用它来煮饭作菜，烧开水，又烧炕，这就叫火炕式取暖法。如果这个蜂窝煤受到石油危机的影响，给人垄断了，就有可能成为社会不安的原因。

据汉城的报道，石油危机的影响已经波及到市民的交通工具——公共汽车和出租轿车了。我听到这句话，突然联想起韩国的现状。

首先想起的便是公共汽车。韩国的公共汽车属于公营的很少，大部分是属于私营的。甚至有几个人掏钱买一辆汽车经营的。因为各自经营公共汽车公司，所以竞争是很厉害的。试举汉城的例子，在一条马路上，私营企业的好几辆公共汽车排着队行驶。

这些汽车都想尽快开到下一个停车站去尽量多载客人。在停车站，插进人家的车子前去的现象几乎成了常规。结果常常发生撞车事故。

车子载的客人越多，挣的钱也就越多，所以，尽管已满座，只要有客，就要载客。我在汉城任职时有过这样的事：在早晨人们忙着上班的混乱时间里，有一辆载满乘客

的公共汽车在驶过公路时，翻车掉进河里，闹出了二十六人死亡，七十八人受轻重伤的大事故。原因是汽车司机为了多载客人，左右屈折地乱开车的结果。而这个事故发生在朴正熙为了当终身总统而发布紧急戒严令后过二十天的时候。各报极为简单地报道了这个事故，可能是检查的时候删掉了一些。

因为公共汽车公司的底子很薄弱，发生事故时对遗属或受伤者的补助是很不充分的。 反倒来一套“底子薄嘛，有什么法子呢!”遭殃者也就无可奈何，就象哑巴吃黄莲苦在肚子里。

经营上的问题，也表现在劳动管理方面。售票员大部分是来自地方的年轻姑娘。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解除宵禁的早四点开始到开始宵禁的晚十二点为止。她们一个月要这样工作二十天。我还听说过竟发生售票员由于疲劳过度而从开着的车门摔下来被轧死在自己车子下的悲惨事件。

窃 取 和 人 权

对女售票员来说，冬天是最难熬的季节。韩国的公共汽车几乎都是采用现款制的。她们为了不算错钱，不带手套。加上在每个停车站开车门时吹进来的寒风刺骨难忍。一抓门把，手冻得酸疼。因为车上没有信号装置，要做开车信号，就得开门拍打车身。我乘公共汽车上下班时，常常看到女售票员冻伤的手。

虽然她们的劳动强度这样高，但工资却是很低的。经营主会说："让她们住集体宿舍，又供她们饭吃， 还发给制服哩。"要是不叫她们住进集体宿舍，就无法维持一直工作到宵禁时间为止的超时间工作制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给她们保障宿舍和伙食，是为经营主方便的，而不是为照顾这些年轻姑娘的。制服大部分不过是藏蓝色的工作服。我看那些正值讲究打扮的年华的姑娘，是不会喜欢这种衣服的。

劳动条件如此恶劣，收入又少，使得姑娘们被迫同司机合谋骗取公共汽车车费。汽车的前后出入口，各有一名女售票员收车费。下工后她们就从中骗取一部分同司机分。她们用这种办法勉强维持生活。但是这种行为对纯洁的姑娘来说，是不堪忍受下去的。一九七〇年春，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姑娘向教会的人们倾诉了这一痛苦。

她说："拿一个月六千圆的工资是活不下去的， 明明知道这是坏事， 但不得不每天把三百圆揣在自己的兜里了。因我干了这种坏事，再也不能上教会了。"

她这番苦诉深深地打动了与教会有关的人们的心。于是这年五月底以"什么叫宾蛋"为题举行了座谈会。 所谓"宾蛋"，就是窃取的意思。这个座谈会揭露了可以说是对女售票员的非人道的行径的状况。经营主为了监督女售票员姑娘的窃取行为，雇佣女监督对姑娘搜身。在开这个座谈会以前，那些在乘客面前被搜过身的售票员姑娘冒着解雇的危险，决然举行了罢工。

为了妥善处理问题，她们对女监督行贿，"上缴"窃取

的一部分。女监督受贿后，马马虎虎地搜身。据韩国的新闻出版机关在座谈会前后调查的资料，有的女监督每月竟得到十二万六千圆的“上缴金”。

当然女监督不一定把不劳而获的这笔款全部揣进自己的兜里。她们一定向有权录用女监督的公司干部“上缴”不少的金钱。

向往民主的韩国必须迅速克服这种“上缴”的恶习。这是因为这种恶习助长着公务员和一般社会的营私舞弊，成为强者占便宜的根源。例如，韩国的人们说：“当交通警察的盖不上一幢房子才是傻瓜哩。”在晴朗的天，交通警察乘着白色摩托车，发出轰隆的引擎声出动，监督交通违反者。他们很清楚容易犯停车规程的地点和可能停车的禁止停车区。他们隐蔽在这些地点的附近，一发现违反交通规则的车子，就钻出来找司机的麻烦。司机知道驾驶执照被没收就会影响生活，于是认为“自己被人发现运气不好”，就塞一笔钱给交通警察，混过关。机灵的司机干脆事先把五百圆钞票夹在驾驶执照里，被交通警察抓住时，就把它交给他，警察则取出里面的现款，当场把执照还给司机。

越来越悬殊的贫富之差

一九七一年春，金大中向朴正熙挑战的总统选举结束后，学生和一些文化界人士起来投入了以反对朴政权为目的的反“营私舞弊”的斗争。影响大的《东亚日报》当时呼

应高昂的斗争气势，用超望远透镜拍下交通警察受贿的场面，登在报纸上予以揭露了。这家报社的摄影记者原来是在司机易于犯交通规则的地点，耐心地等待这种场面出现的。

从一般市民受贿的不只是交通警察。办许可手续的机关号房普遍地公然受叫作“快车费”的贿赂。在出入境管理很严的韩国，如果要取得出国护照，或者长期逗留的外国人取得再入国的许可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特别是为公司的差事常常来往日韩之间的日本公司成员，蓄意利用这种惯例，付出大笔钱， 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在韩国任职的时候，从在韩国逗留的日本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牢骚话:“因为有人回国参加商业公司分公司经理会议时为迅速得到韩国当局的再入国许可，竟把一万圆塞给了号房，结果弄得都抬高了代价，真坑人。”

号房受的贿赂，一部分由那里的职员占去，其余的都缴给上司。因为上级人员少，所以地位越高，摊到的脏款也就越多。要求消除“营私舞弊”现象而举行示威的学生们，把基于这种体系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实作为问题提了出来。

读到《五贼》这首诗的经过

人们并不把这个示威只看做是控诉当时社会矛盾的爆

发性斗争。然而，以金大中事件为转机，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展开斗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过去的主张里包含着要实现韩国的民主化的强烈的目的和意志。因此，这次关于实现民主化的公开要求， 虽然由于朴政权的战术而一时消沉，但只要政权不实行民主，反政权呼吁就将依然顽强地发出来。

在女售票员的窃取车费的行为成问题的时候，我应邀参加过为某一日本公司汉城分公司经理奉调回国而设的宴会。这个宴会是在位于汉城中心的一个饭店举行的。宴会场的中央放着大礼糕，地球型礼糕上面做成的这个公司的商标，耀人眼目。从应邀出席宴会的来宾情况，可以看出这个公司渗透韩国的程度。

宴会上有三十多名妓女接待客人。 但因为是鸡尾酒会，没有很多事要做，最多不过是做些端菜盘之类的事。宴会很快就结束了。后来才知道，这个公司给每个妓女付了五千圆。公司的人说："这些妓女是从市内三个第一流妓院里选来的。小费是以平时她们一天的所得作为标准发给的。"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和她们年龄相仿的女售票员在一个月干三百六十小时的活儿，才能领到六千圆，而妓女们在宴会上只做那么一、两个小时，就能领到五千圆。……这里就有一种不能只归因于"她们生活的世界不同"的另一种矛盾。

当时，一家报社的记者私下告诉我说，不久前出售的综合性杂志《思想界》一九七〇年第五期刊载了年轻诗人金芝河的长篇讽刺诗。我一口气跑到书店去了，诗的题目

是《五贼》。开头写道："在首都汉城的中心住着五个盗贼。……"按音读法读表示畜生的古怪的汉字，就可以知道诗里指的五贼就是财阀、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将领、长官、次官等人。

"五贼"原来指的是，曾出卖自己国家，促进日韩合并的李朝的五个重臣。诗人把在前面提到的特权阶层规定为再次出卖好不容易获得解放的祖国的新的"卖国贼"。

长诗的音律是独特的。我是个外国人，对诗又是外行，因而很难理解。于是托专家慎重译出来了。

这篇诗描写了韩国的特权阶层在日本等外国的援助下度过多么令人恶心的生活。我认为有必要把这首诗的内容介绍给日本。但，总不该让诗人为这件事落到朴政权的言论控制的罗网。看来，这首诗登在《思想界》后，中央情报部在内部议论过这首诗。可是他们认为，如果收回该杂志或审讯诗人，就会引起骚动，于是采取了不加过问的方针。但是不是与其说是那样，倒不如说因为指出的都是事实，所以当局也无计可施了呢。

特权阶层的实况暴露无遗

我把诗《五贼》指出的韩国矛盾同上述的有关女售票员和妓女的故事结合起来写一篇通讯寄给了本社。这篇文章刊登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九日《朝日新闻》第二外电版（东京本社版）上。同时刊载了杂志《思想界》封面图。

我写的那篇文章还包括在野党新民党议员金应柱在韩国国会上提出的质问内容，他是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提出质问的。金应柱议员指出，国民把特权阶层的豪华的住宅区东冰库洞一带叫做盗贼村，这是因为特权阶层不仅不正当地廉价买了曾是军用地的这些地皮，而且几乎不缴财产税的缘故。金应柱议员还追问："在贫穷的我国，能够建筑价值高于好莱坞的豪华住宅两三倍的二亿圆至三亿圆的住宅，这本身就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久前根据朴正熙的指示进行的调查资料，那些建设造价三千万圆以上的住宅的人和政府执政党有关的人，竟达三百三十名。"

这家《朝日新闻》和往常一样分发到韩国内的读者手里。然而，到了傍晚，一道令下，要全部没收该报纸。输入外国报纸的经营者来找我要求我"还给他报纸"。我拒绝了。

从那时起，《思想界》在书店里也不见影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的《朝日新闻》经过当局（指南朝鲜傀儡——译者注）的检查，原封不动地分发了，那是因为当局认为该报的文章内容是事实，没有删掉。然而，当时旅居日本的韩国系统的情况与此不同。出那份报的那天正是在世界博览会上进行韩国国庆节活动的第二天。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前来日本参加国庆活动，吹嘘了一番韩国经济的高度发展。继之，揭露其高度发展内幕的《五贼》在日本发表了。结果，根据旅居东京的韩国系统方面的要求，突然决定收回当天的《朝日新闻》。在收回《朝日新闻》前后，韩国的新闻出版界也开始活动起来了。

《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刊登了有关受非难的奢华住宅的照片和文章。接着，新民党机关报《民主前线》在六月一日全文刊登了难以弄到手的长诗《五贼》。为此，当局在二日拂晓突然袭击新民党本部，没收了十万零七百五十份《民主前线》，还为不让他们重印，没收了该报的铅版。不仅如此，借口有违反反共法的嫌疑，逮捕了《五贼》的作者金芝河和《思想界》的代表夫琓爀等人。这正是政府和执政党热中于准备不到一年就要举行的总统选举的时候。正因为这样，有关方面的发言人就《民主前线》事件说：这报"刊登完全否认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带有无产阶级文学性质的诗和利用国会议员免责特权所作的国会发言（指金应柱议员的质问），违反了民主基本秩序和言论伦理纲领"。还说什么"在野党机关报编辑内容是超出政治斗争界限的充满恶意的亡国言论，通过这种利敌行为企图夺取政权的新民党，应该受国民和法律的严厉惩办"。

附　　录

《为韩国国民的民主宣言》

人民争取权利的斗争取得胜利的新晨终于亮起来了。

恐怖和镇压、贫穷和剥削的牺牲品——人民，斩断绝望和镇压的锁链，又拥向了街头。

从去年十月开始展开了争取民主的历史性斗争，对此，朴政权专用虚伪的"说服"、欺骗和猖狂的暴力镇压作了回答。这些事实说明腐败透顶的朴政权决定乞灵于权力和特权，朴正熙和他的一伙对剥削、发横财、营私舞弊等不可容忍的罪行不想悔过自新。

这些买办资本家在提高国民总产量和出口重点主义的幌子下阻挠了民族自力更生精神的发扬。这些买办资本家把几十亿美元的外债强加于人民身上。他们为维护自己绝对的权力并为给独裁政权提供资金，榨取人民的膏血。他们把主要经济部门和基本民族工业归于自己个人所有。就是他们使我国人民处于今天这样悲惨的命运的。

只有一小撮的权力集团，为了逃脱责任，对人民隐瞒真实情况，企图把目前民族经济遭到破产归因于国际石油危机。

显然，我们的民族经济所以遭到全面破产，是因为他们廉价出卖我们的资源，允许外国垄断资本控制我们的经济，也是因为他们腐败到顶点的缘故。就是这些事实给我们带来了“被掠夺的”经济体制。

腐败透顶的朴正熙权力集团，造成高度加快的货币膨胀和经济破产，牺牲人民的生活，取得莫大的利益。他们为了将自己的权力维持到最后一刻，用尽各种毒辣的手法残酷地镇压抱着不满站起来的我国人民。

不要忘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他们榨取成千上万的我们人民的血汗，来积蓄莫大的财富，过着腐败的生活。

劳动大众受“饥饿工资”的折磨而濒于死境，农民在封建的剥削下，“病”情危笃，城市里有未经居住手续的人住的“村”，难道这些就是我国历经十三年搞出来的现代化的标志吗？

一人独裁和中央情报部的暴力统治，是剥削农民的制度的保卫者。朴正熙要永久掌权的野心，是从修改宪法三次连任总统的时候起露骨地表现出来了。结果，我国人民的基本人权遭到了蹂躏。腐败的当权者肆无忌惮地干出野蛮暴行，逮捕、监禁和拷打爱国学生、有志之士和基督教徒。

他们建立了简直不可想象的维新独裁体制，宣布了紧急状态，一月八日又宣布了紧急措施。他们还为了完善暴压体制，彻底封住一切批判的呼声，镇压了大众报道手段，加强了对大学和教会的镇压。难道这就是韩国式民主

吗？

他们虽然在统一祖国的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开始了南北对话，但不仅不朝着这一目标前进，反而把对话利用于加剧我们国土的分裂。有关统一的会谈，纯粹是掩饰永久掌权的“幌子”。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经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开始策划永远分裂我国的阴谋，但对他们不能说一句表示抗议的话，请问，我们还算活在世上吗？

朴政权拿统一这个诱饵，加强暴压统治和对人民的剥削，消除任何实现统一的可能性。结果，实现统一的日子，越来越渺茫了。

千万不要忘记，只有保证自由和平等的民主，才是实现我们祖国统一的唯一的捷径。

要监视那些夺去我们的自由，变我们国民为奴隶的魑魅魍魉。

要监视那些象魔鬼般对我们国民敲骨吸髓，养肥自己的腐败堕落的盗贼！

要监视那些企图把这一疆土当作祭品出卖给新殖民主义者的民族叛徒！

这些腐败透顶的权力集团使这个疆土遭到毁灭，我们对此决不能袖手旁观。

虽然遭到践踏、抢劫、屠杀，但是一切民主力量在争取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生存权利的旗帜下，正在团结起来。任何暴行、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汹涌澎湃的民主势力的波涛。

我们决心，为了打倒反民族、反民主、反人民的狐群

狗党，站在争取民主的人民进军队伍的最前列，献出我们的一切。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
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

决 议 书

今天，我们反映我国学生和人民的意志为在这块土地上实现自由和平等投入了斗争。这是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

一、立即惩办只为腐败透顶的权力阶层大发横财而服务的权力集团的主要人物！

二、降低居民的捐税，保障我们国民经济的中枢——劳动人民的最起码的生活！

三、废除一切劳动恶法，保障工人运动的自由！

四、全部释放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和一·八紧急措施后被捕入狱的爱国的领导人，废除维新体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五、立即解散暴力镇压和情报政治的根源韩国中央情报部！

六、断绝反民族的经济附属关系，确立自立经济体制！

我们在我国人民和历史面前庄严宣布：我们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主张，并决心为此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时刻为止。

告：

汉城市内所有学生和市民，要在今天到市厅前和清溪川五街集合。

一九七四年四月三日
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

《不怕历史的审判吗?》

这一文件是根据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事件的被告的家属们有关旁听秘密军事审判的报告，为揭露刽子手朴正熙集团进行的这一军事审判的野蛮罪行，于一九七四年七月秘密颁发的。

世上没有不宝贵的生命，没有不使人悲伤的死亡，然而，这个残忍的政权竟夺去年轻的生命，这叫人怎么忍受啊！又是多么令人悲伤啊！正义的青春应走哪一条路呢！为何他们非选择誓死的路不可呢？

有人民，才能有国家。所以国家应当倾听人民的批评，但是这个政权不择手段和方法，镇压青年们正当的言论和行动。难道正义非得遭他们的长剑的一劈而被粉碎不成？

他们疾呼“在历史和上帝面前应当作出公正的审判”，但是我们的朋友和儿女只因为爱国爱人民而被扣上共产主义帽子，在刑场惨遭摧残。

这个疆土上的兄弟们！……目前，我们的朋友和儿女面临无辜的死亡，我国人民的前途将如何呢？自称为领导者的那些人的作为，又是什么样的呢？

那些曾唤起民族，使那些日寇宪兵怕得发抖的三•一运动的领导人最多也不过被判了十二年徒刑，而如今，那

些为正义和生存而斗争的无辜学生，就是站在贫穷的人民的一边高呼了自由的他们，竟被同族的统治者判处死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不怕伤天害理吗！

这块土地上的兄弟们！请你们倾耳聆听他们的呐喊，也希望你们了解了解他们果真是和问罪内容一样的罪犯？请看我们的子女，他们宣布："我们为在韩国实现民主，欣然献出我们的生命。然而，一想到我国人民的未来，不禁流下眼泪。"你们是否曾听到决心把自己的儿子献给民主事业的一位母亲的告白？你们是否听到为给狱中的丈夫看看刚生下的婴儿而煞费苦心的一位年轻妇人的呼声？我国人民有义务监督当局对这些人是否经过一定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进行公正的审判，宣告死刑。

我们是否听到他们血的呐喊？他们说："如果我不承认他们提出的犯罪事实，就要受电刑。再不承认，就要挨一顿毒打。也不让我睡一觉，直到承认所有起诉内容。他们在我的胳臂上打针，又施电刑，很快把检察员的起诉书拿到我的面前，让我盖指印。这个起诉书是不知谁在极短的时间里写成的。我不时地大声喊道：'这个罪状记录是凭空捏造的。'然而，谁能听到这个喊声？如果有人教给我当'共产间谍'的办法，那末，我也许会轻易地在那文件上签字了。"

对证人的审讯在某个旅社房间进行，而在审判时他们放当时审讯的录音。为什么证人不出庭作证呢？检察员说："如果你承认同那个日本人的关系，就给你免除死刑。"审判员说："没有时间了，简单地作自我辩护好啦。"

有一位律师喊道：“哪里还有比这些青年的生命更宝贵和比这更紧急的问题呢？即使人该处死，也应该允许作充分的辩护。”结果，那个律师被撵出法庭了。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这个法庭，还有什么民主和自由？

这个疆土上的兄弟们！我们的父亲和母亲！请你们说说，你们该回答呀，难道他们非得死去不成？难道他们真的犯了死罪？

偷了七十四亿圆的奸险的盗贼仅仅被判处了十五年徒刑，而这些只是犯了为正义和自由、为全体人民高呼民主的“罪”的青年为什么被判处死刑呢？为什么要用绞索吊他们呢？为什么人民要受这种所谓法庭程序的骗呢？倒不如干脆在逮捕的现场枪毙他们，那样倒可以说处事直率。

法庭宣判死刑、无期徒刑、十五年徒刑、十二年徒刑，比决定外国旅行路程还要容易，对这种法庭，人民还能有什么可期望的呢？

利欲熏心的家伙们，真是厚颜无耻。然而，我们的五千年历史是由爱国的人民创造的。兄弟们，让我们严厉谴责把我们未来的青年领导者判处死刑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法庭！那些青年真的该死吗？……在这所谓民主的国家，他们被判处了死刑。这又是为什么？

兄弟们！为了拯救我们年轻兄弟们的生命，现在需要你们勇敢地发出良心的呼吁。为了上诉这个案件，要展开签名运动！

旁听对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的审判后

《告 世 界》

一九七一年以来，南朝鲜军事集团为了堵住所有具有反对意见的人的嘴，肆行野蛮的恐怖手段接连宣布了各种戒严令。他们所以这样相对立是因为独裁者镇压渴望统一被分裂的祖国的全体人民，也是因为独裁者制定的野蛮的资本主义式的国家发展计划遭到总破产而招致了社会经济情况的恶化。但是军事独裁者依靠举世皆知的情报政治的可怕的恐怖手段和奸诈的欺骗手法也未能镇压人民为争取自由和人的尊严而展开的勇敢而顽强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十月，独裁者朴正熙宣布了第一个戒严令即“卫戍令”，使正规军执行警察的职务，对高度政治化了的韩国学生团体加强了监督（这个卫戍令至今依然生效)。但是，他未能阻挡人民为反对他的独裁政治而进行的斗争。

于是，独裁者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又宣布了新的戒严令“国家紧急状态令”，同时制定了一条旨在政府控制国会的综合性法令（这个法令也依然生效)。穷凶极恶的独裁者朴正熙一向镇压正当地要求保障民主和人的基本生存权利的人民，然而他那强硬的独裁政治也未能阻挡人民为反对他而进行的坚决的斗争。

最后，独裁者朴正熙为了彻底清除民主和自由的根源，把人民永远变成自己的奴隶，宣布了第三次戒严令即一九七二年十月戒严令。由于这个戒严令，朴正熙轻易炮制了现独裁宪法。这个宪法保证独裁者朴正熙可以无限制地反复延长六年的总统任期，并使总统有权选出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还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时解散国会。这个宪法虽然以条文保障言论、集会、出版的自由，但这些民主权利也可以根据总统令随时加以限制或取消。（这个法至今依然生效）

十月独裁宪法强行通过后，自由和民主完全遭到践踏，人的尊严在韩国完全消失了，人民沦落为惨无人道的独裁者的奴隶。

一九七三年十月，勇敢的学生们不顾这可怕的野蛮镇压，一致站起来，斩断了独裁者套在人民身上的奴隶枷锁，唤起全民族展开了反对这可恨的不人道的独裁者的斗争。人民群众为争取自由和人的尊严而展开的斗争的风暴立即席卷了全国，甚至迅速波及国外。独裁者朴正熙到头被人民打倒，是既定的事实了。就在这朴正熙独裁政治摇摇欲坠的最后一瞬，朴正熙发动新的军事政变，宣布了世界上最野蛮的戒严令，又给人民套上了野蛮的奴隶枷锁。

今年一月八日，独裁者朴正熙又宣布"紧急措施令"，给军事法庭赋予了不依靠戒严令也可以审判一切反对派的权力，并给中央情报部赋予了无拘票地逮捕反对派，任意搜查有关反对派的事件的无限制的权力。这条命令甚至按现独裁宪法来看也是非法的。

一月八日宣布紧急措施令以后，无数的人遭到逮捕和拷打，知识分子、基督教牧师、作家、学生领导者等三十四名被判处十年或十五年徒刑了。这些人曾展开了为致函朴正熙要求实行民主宪法的请愿书搜集一百万名的签名运动，他们是这一最和平最民主的运动的领导者和支持者。

这样的请愿是现行宪法所允许的。朴正熙独裁从今年一月起，为了防止学生们今春开学时回校举行反对他的大规模示威，动用最野蛮最毒辣的恐怖和欺骗手法，给一切反对派扣上搞共产主义活动的罪名。然而，陆续回到学校的我们勇敢的学生们，又开始斩断野兽般的独裁者给我们人民套上的奴隶枷锁了。

三月二十八日汉城某基督教大学学生们奋起投入了斗争；四月三日汉城国立大学学生，四月四日汉城和地方的几千名学生分别为争取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奋起展开了斗争。正在掀起的反对野蛮的军事独裁政治的大规模示威风暴，威胁了朴正熙的恐怖政权。在这危急的关头，卑鄙而厚颜无耻的走狗、独裁者朴正熙为给七十名学生和为自由和民主而举行示威的人，扣上进行共产主义活动的罪名逮捕并处以死刑，颁布了最野蛮的中世纪式的法令。

目前这个时刻正是无数的韩国青年学生和勇敢的自由战士会丧失生命、被判死刑的十分危急的关头。

这个世界上哪里还会有颁布把为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而举行示威的人处以死刑的那种法令的独裁者呢？韩国的现军事独裁的残忍性远远超过现在的智利或希腊的军事独裁。

热爱和尊重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的世界人民！

在独裁下经受痛苦和压迫的人民！

我们作为韩国人向你们发出呼吁，为拯救韩国勇敢的青年学生和自由战士的生命，严厉遣责韩国的独裁者朴正熙最野蛮的罪行，给予积极的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援。

特别是热爱和尊重自由、民主和人的尊严的美國和日本的人民！

我们呼吁你们迫使你们的政府立即停止支持这一反对我们民族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独裁。

代表国内外全体韩国人
旅居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
争取韩国民主的人民战线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于斯德哥尔摩

《良心宣言》

我接到了作为刑事被告出席紧急军法会议的传票。这个审判预定在七月二十三日早晨进行。

但是我拒绝了这个传票。这是因为我的良心和上帝的审判不允许我接受它。我要在这里申明：要是军事法庭向群众公开对我的所谓起诉内容，那决不是我出于本意承认的，而是当局露骨地强迫我承认的。

我在这里申明如下：

一、所谓维新宪法是非法的，是与现实背道而驰的。那是用暴力、恫吓与讹诈炮制出来的。虽说它是经国民投票通过的，但实际上它与人民的意志毫无相干。它是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七日独断地停止实行并背叛原有真正宪法后强加于人民的。

二、这个所谓维新宪法与最基本的必不可缺的人民权利背道而驰。当宣布紧急状态，颁布所谓紧急措施令时，总把所有权限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这是违背起码的人的尊严的法令。这种法令下的国家事业，势必完全与人之天良背道而驰。

三、借以起诉我的紧急措施令第一项和第二项的确是

粗暴地蹂躏自然法的。这两项甚至禁止对维新宪法提出要求改革的请愿或对它表示态度。一概不允许对这个问题提出任何意见。 如果对紧急措施令提出反对意见或表示不满， 不管它的表现形式如何， 都可以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四、我曾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受压迫的学生而给他们提供过资金，为此我被扣上了教唆叛乱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五、目前要审判我的所谓紧急军法会议，从对法律的一般概念来看，实际上是不配对法律和良心的问题进行审判的傀儡法庭。目前许多善良的市民在这个紧急军法会议被起诉受审判，被判处徒刑。这些被告都被堵住了嘴，只有检察官提出的毫无根据的起诉内容通过受当局控制的报刊、广播、电视公开于世。

主教池学淳

于韩国原州教区厅

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早晨

《致八千名梨花女大学生》

我们八千名梨花女大学生牢记着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那天，我们同心同德通宵高呼口号，反对政府的可怕而暴虐的政策和造成我们社会这样严重不信任气氛的极为不平等的财产占有关系。同年十二月三日，我们又在市府大楼前，高声疾呼了要给这块疆土带来自由和正义。我们把黑色飘带别在上衣上，对民主之死表示了哀悼，并为民主的复活作了祷告。高声呐喊的何止于我们。全国的许多有志之士和热爱正义的人民都为自由呐喊。现政权却无视人民的呼声，以所谓紧急措施作了回答。

从此，镇压变本加厉了。几百名学生、宗教界领导人、教授、律师和群众领导人从四月以来在牢狱里遭受苦难，理由是他们在发言中维护了受压迫的穷苦的人们，批判了政府的暴压统治。

他们做的事只不过是要求政府恢复真正的民主政府体制，建立保障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应享有的权利——人的尊严的社会。但是，不幸得很，他们却被扣上“破坏活动”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罪名监禁了起来。

我们的独裁政权为了逮捕一名无依无靠的年轻学生竟花了几百万圆，用刀枪威胁了要帮助那个学生的人们。

甚至威逼母亲们背叛了儿子的伙伴。我们何曾听到过这种非人的行动?! 尤其是现政权没有把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斗争的他们作为政治犯来对待。 实际上，非法地把他们提交秘密军事法庭审判，甚至判处了死刑。这简直是儿戏。腐败而残忍的政府这般虐待这些勇敢的人的生命，这无异于蹂躏了正义和我们全体的良心。我们谴责它是对全民族和人民犯下的无可容忍的罪行。紧急措施第一号和第四号虽然已在八月二十三日撤销，但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韩国俗话说得好，这不过是“中看不中吃的苦杏”罢了。

迫使我们闭口掩耳的这一可怕的事态依然如故，并没有改变。我们听到了勇敢的人们的呼声。有一位被告对自己的伙伴被判处死刑，自己却被判处无期徒刑感到羞耻，大声喊叫了。被告还高声疾呼，为人民而死是心甘情愿的，但不能接受扣上共产主义者的罪名判处的死刑。一位母亲说，她为自己能为这块国土的民主献出她的儿子作供祭的羊羔而感到自豪。我们大学生要这样闭塞耳目缄默无言地作懦怯分子到多久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摆脱绝望和踌躇，起来同那些为自己的良心在冰冷、黑暗的牢房里受苦受难的人们分担痛苦，哪怕是万分之一也好。要和那些为我们的母亲祖国坐牢的人们同心同德，分担一切忧愁吧。要睁开良心的大眼，用正义的呼声，毫无忌讳地说出来吧。

我们的要求如下：

要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主持民主的领导人和学生。最迟

也要在十月二日，也就是一年前汉城国立大学学生第一次高举抗议的火炬的日子以前释放他们。

保障基本人权。

立即停止一切非法逮捕、监禁和拷打。

保障学校的自由。

保障钻研学问的自由。

停止对书刊的检查，保障言论自由。

我们应该明白：如不恢复真正的民主，不保障基本人权，那末人民的任何进步和和睦，这个政权所极力叫嚷的国力的增强，我们一致渴望的祖国和平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确信：只有保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人权，才能在国内实现人民的和睦，才能在国际上恢复民族的威信。正因为如此，我们要成为勇敢的梨花大学生，要同那些那样地珍爱正义和自由并为它呐喊，为此受人非难和压迫以至被监禁的人们分担痛苦。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四千名梨花女大学生

《最后的证言》

尹潽善

现在审判员要我在法庭上作最后的陈述。被起诉的除了我以外，还有为争取这个国家的民主而带头斗争的爱国学生。法庭给他们扣上与所谓人民革命党事件有关的那种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们由共产党接受了建立共产政权的命令，便把他们处以极刑。这分明是这个政权凭空捏造出来的。最高检察院院长谈到的所谓人民革命党是早已不存在的组织。假如共产党对这些学生下达了指示，那末从惯例来看，应该同时提供了资金。但是政府和中央情报部拿不出任何与提供资金有关的物证。这一事实明确表明共产党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首先与这个运动有关的学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的子弟。他们都比谁都更积极地献身于教会工作，而且他们都知道基督教徒从哲学上根本不可能同共产主义者携手，因而，他们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在法庭上和同家属见面的场合清楚地说出了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两名日本人也说过他们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日本政府也申明了这一点。日本学生和我们学生之间交接的钱不过是五千圆，拿这点钱怎能推翻韩国，建立共产政权呢？因

此，我要求， 考虑国际和国内的舆论， 立即释放这些学生。如果我能够代替这些忧虑民族的将来，为了实现民主，抱着勇气和正义感，毫不踌躇地献出生命的与这个事件有关的爱国学生受处罚，那末，这对我来说是再没有的光荣和喜悦了。

从围绕我国的国际局势来看，美国众议院举行了有关韩国人权问题的公开报告会，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令人十分羞惭的、不幸的事。他们所以不停止对我国的军事援助，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我国政府， 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正如朝鲜俗语所说，不能为捉缸里的耗子把缸砸碎，这就是美国的立场。因此，我对这一重大事件将给我们带来的后果表示深深的忧虑。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把我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最后，我谈谈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我在八十生平未曾有过到法庭受审的事，所以我在这军事法庭上的心情十分错综复杂。即使把比十五年徒刑更残酷的死刑强加于我身上，我要在这块土地上恢复民主的坚定信心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我只盼望对共产主义实行现实性政策，确立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民主。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将抱着同样的信念行动，用同样的行动进行斗争。

《自由言论实践宣言》

今天我们社会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危机，只有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才能得到克服。根本没有理由镇压社会的基本机能——言论的自由，如果我们要维持民主社会，发展自由国家，那么谁也不能妨碍言论的自由。教会和大学要我们对恢复言论自由的问题作一反省，我们听到这一劝告，不禁感到刻骨的羞耻。言论自由，是我们必须执行的基本任务。这不是要由政府允许或由人民赋予的任务。自由言论的反对者的任何压力也决不能使我们屈服。我们宣誓，要为实现言论自由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同时，我们衷心表示如下的决心：

我们要把力量团结起来， 发挥果断精神， 反对对报纸、广播及杂志的一切外部干涉。

我们正式拒绝中央情报部爪牙的检查。我们反对非法逮捕记者。如有人被非法逮捕，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要占领这间办公室斗争到底，直到被捕的人返回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东亚日报社全体记者

《联 合 声 明》

在韩国国民当中，反对骗人的“国民投票”的呼声越发高昂，于是韩国民主势力的领导人前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新民党总裁金泳三、前大韩民国总统尹潽善等，二月八日发表了《拒绝国民投票宣言》和《反对国民投票的共同行动纲领》。

金大中、金泳三、尹潽善等人在宣言和共同行动纲领中谴责说，国民投票不过是旨在维持压迫体制的政治骗局，并宣布把二月十二日定为“国民投票拒绝日”。他们号召全体国民不要沦落成扼杀民主的共谋者和暴君的奴隶，而要奋起展开斗争，还提出了反对国民投票的具体斗争方针。

他们发表的《反对国民投票的共同行动纲领》是为拯救国民免受朴政权的杀人暴压政治之灾殃而发出的爱国号召，是唤起全体国民起来反对国民投票的强有力的武器。

我们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完全支持这些韩国民主势力的领导人发表的共同行动纲领，并申明：我们将响应国内人民的斗争，在世界各地勇跃展开积极活动，反对和谴责骗人的国民投票。

今天，韩国人的唯一的热切愿望就是废除维新宪法，恢复民主，实现基于自决的祖国和平统一。

"国民投票"是，蹂躏国民的这一热切愿望的反动勾当。堵住国民的嘴，束缚他们的手脚，还搞什么"国民投票"呢？

朴正熙匪帮悍然不顾国民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硬要实行"国民投票"的目的在于：挽救面临崩溃的维新体制，永远占据掌权者的位置。

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和国内民众一道严厉谴责朴政权旨在永久掌权的阴谋活动"国民投票"。

朴正熙独裁政权以为可以用这种"国民投票"来镇压国民要修改宪法、恢复民主的要求，实现永久掌权的野心，那简直是愚蠢的妄想。

要实现政治安定和国民的团结，只有一条途径：必须废除维新宪法，把朴政权赶下台去。

要民主还是要独裁，面临这一历史歧路的今天，我们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表示：将响应韩国民主力量领导人的号召，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了迎接民主的新春，与国内同胞的反朴、反维新、恢复民主运动和反"国民投票"斗争采取同一步调，进行顽强的斗争，同时将当前的海外同胞共同行动纲领作为我们的决议发表如下：

一、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将调动一切力量和手段，更加积极地支持和声援本国同胞的民主救国斗争。

二、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决定把二月十二日定为"恢复民主日"，当天，各团体在各自的驻地

开展演讲会、集会等各种形式的抗议行动，反对和谴责朴政权的骗人的“国民投票”。

三、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要进一步加强同自己居留国的民主团体和进步人士的团结，以便争取他们更广泛地支持恢复民主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四、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要向各自的居留国国民彻底揭露朴正熙独裁的真面目，使所有国家国民谴责朴正熙独裁政治的呼声更加高昂，以致朴正熙独裁政权彻底孤立于国际公众之外。

五、海外韩国人民主团体和一百万海外同胞要更加有力地开展运动，敦促友邦政府今后停止向朴正熙独裁政权提供援助，以防止他们用它来镇压人权。

韩国恢复民主统一促进国民会议

日本支部议长代理　金载华

美国本部议长　金在俊

旅美救国退伍军人

总司令　崔硕男

国际拳术联盟

总裁（旅加拿大）　崔泓熙

旅西德韩国民主社会建设协议会

议长　宋斗律

旅法国韩国自主统一促进会

代表　李龙济

旅瑞典韩国保卫民主协议会
会长　　　　林裕稷
旅美东亚日报救济委员会
委员长　　　林昌荣
旅丹麦韩国保卫民主协议会
会长　　　　金浩林
旅挪威韩国保卫民主协议会
会长　　　　李海兰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

《迎接四月革命十五周年基督教学生发表声明》

号 召 书

迎接把人民从非正义和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四月革命十五周年，我们纪念这个革命，同时再次下定新的决心，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十五年来一直反对腐败政权的斗争。

告人民：

我们宣布未曾得到你们支持的、力图以种种特权保存自身的现政权是非法的。现政权一直用威胁和暴力统治了人民，利用权力和反共思想把人民变成了奴隶。如果不更换现政权，人民就会蒙受莫大的不幸。只有所有的人在稳定而健全的经济基础上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才能保障人民的安全和和平。我们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这样的教训：没有民主和基本人权的所谓安全，只能招致严重的悲剧性后果。……

然而，现政权为了永久掌权，一向用恐怖和威胁的手

法进行统治，根本不想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为了扭转现政权招致的民族危机，必须铲除现法西斯统治。这是时代向我们发出的命令，同时又是符合现代韩国人民运动的传统和精神的。

告有志之士：

只要一个民族的有志之士还活着，人民就不会落后于世界公众，一小撮的持权集团就不可能将人民的命运拖入灭亡的深渊。有志之士为使由于唯利是图的政治制度而脱轨的历史走上轨道而斗争。但是现政权残酷地镇压他们。因为掌权者任意跋扈，再不能领导人民了。有志之士的手脚被掌权者砍掉了，而那些冒牌的有志之士在人民面前干出罪恶勾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呢！如果我们袖手旁观，我国人民的命运将以灭亡告终。

我们要求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有志之士在为拯救人民的斗争中站在进军的前列。

我们要维护我们的良心，要为人民高瞻远瞩。我们应该摆脱失败主义、懦怯、无为主义。

告记者：

我们对自从展开自由言论实践运动以来，一直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记者表示由衷的支持和感谢。鉴于目前局势，出版新闻负有最重要的责

任。我们人民的将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众报道机关的公正的报道和新闻界的良心。对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记者施加的解雇、 停职及放逐， 使人民灰心失望并表示愤慨。我们希望，所有记者认识到自己所起的重要作用，在警察的镇压变本加厉的情况下，克服困难，为言论自由继续斗争下去，并对此表示鼓励。我们衷心希望你们奋起投入斩断独裁的锁链，推翻独裁统治的进军中去。人民和我们的历史必将审判目前形势下的虚伪的出版自由。

告政治家：

我国人民的将来，主要依赖于你们。十五年来，你们统治了这个民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正是要由你们来为我们人民的将来，做出决定的时刻。金尚镇用一个死发出的呼吁，诚然是出自他对人民的热爱的。为了不再在人民和我们的历史面前犯下错误，你们要下定明智的决心。

声　明

四月革命在持续！但是来了一场悲剧。五·一六军事政变炮制了现独裁政权。它把人民拖入了死亡的深渊，用扼杀民主，压迫人民的暴力手段，用拷刑和情报政治以及特权阶层的镇压政治，剥夺了人民的生存权利。

韩国的现代史上，通过东学的人民运动、三·一运动和四月革命，形成了人民、民主和民族主义的传统。与这

一传统背道而驰的任何势力，我们都不能容忍。我国人民面临生存的危机的情况下， 我们将迎接的我国人民的将来，依然是政治、经济上强大的民族的利害关系和影响下造成的国家的分裂。请看，不能扭转我们民族的危机的现政权，是多么无能为力。现政权曾践踏要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四月革命的崇高精神，发动军事政变，篡夺政权，一直镇压民主力量和人民，并把他们关进监狱里。现当权者由于自身的丧心病狂的政权欲而头脑发昏，背离人民，镇压人民。现政权通过六月八日舞弊选举和朴正熙修改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埋藏了民主，十月十七日终于宣布戒严令，连根动摇了民主，为使独裁体制永久化，树立了维新体制。现政权在所谓现代化和发展经济的名目下，榨取了人民的血汗，搜刮了人民的财富。他们不顾人民的反对，进行韩日会谈，缔结了韩日邦交正常化条约，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变成了附属经济，并出卖经济命脉，致使我国人民的生活面临危机。但是，他们施用强暴的法律、刑讯、威胁并非法逮捕了对这种错误提出忠告的人，堵住坚决保卫四月革命精神的学生的嘴、眼和耳朵，残酷地镇压了他们。

首都卫戍令、戒严令、保安法、反共法、紧急措施一至七号以及刑法修改案表明，掌权者丧失了说服人民的力量，并脱离了人民。 掌权者捏造了“全国民主青年学生联盟”事件，露骨地暴露了要永久掌权的欲望。然而， 掌权者要知道历史的审判正在逼近。只要我们不推翻现政权，人民就不会有未来，只能陷入无底的深渊。如今我们已清楚地领悟到任何真正的民主和民族的统一都没有指望了，

我们感到四月革命的精神在我们的血脉里激荡，青春的火炬在我们的心脏里燃烧。请看，打倒穷凶极恶的政权的时刻来到了！请听， 人民的呐喊！金尚镇兄之死， 难道不是人民呐喊的象征吗！四月革命的热血在呐喊。在我们的前程，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人民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革命的道路。我们相信：历史只有通过青年的鲜血才能得到净化。我们已经摆脱了过去那懈惰、安逸的生活，决心为消除人民的痛苦，同人民一起呐喊。

我们展望即将来临的新国家、 新历史， 熬过现实生活。要勇敢地投入救国斗争的进军，直到自由和民主的传统苏生的那天。

青年学生们，青年基督教徒们！起来，为拯救人民，为消除人民的痛苦，为民主，献身奋斗吧！起来，要为建设民主韩国而实现四月革命的精神！同学们！革命今天也依然持续着。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八日

罗马统治下的和平

韩国全国基督教女子青年会

韩国基督教学生联盟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E0NTY4MjM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456823.zip",
"filesize": 12134407,
"md5": "6b073cb3dab33f93873f1485b7c1c01c",
"header_md5": "a2d6612c769a35849816e70226b6a8a4",
"sha1": "b469e8c0fc973c3425044a6e754631ff81f0d466",
"sha256": "fd6500fcc4f9544dc49dbbff656b5919ba77830b0a3e290fcd94321b858d79fa",
"crc32": 412376031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2534408,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53,
"pdg_main_pages_max": 153,
"total_pages": 174,
"total_pixels": 12638371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